

人和叢書



魔沼

端木虹 著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魔沼

端木虹 著



人和文藝叢書之七

人和文化出版社

人和文藝叢書出版緣起

編委會

自從我國獨立以來，作為多元民族中兩大支柱——巫族與華族——之一的華族文藝，就一直江河日下。究其原因，是社會體制的變動，新舊思潮的衝突，舊的毫無生機而當權把勢，不為時代青年所接受；新的則在野而不能合理成長，因而滿目蒼涼！

尤其上層階級，多數不重視文藝，出版、發行機構都「在商言商」，賺錢第一。

直到近年，許多有地位、有名譽的人物，開始發覺，缺乏文質彬彬的風雅，終歸於粗鄙！乃率相發言，表示愛護文藝。然而，空言無濟於事；嘩衆取寵，也難得逞！不過，總算沒有落空，後起的少壯人士中，有「人和文化出版社」，願意替民族文藝工作者出版叢書，以實際行動表現推動文藝發展的工作。這個工作，是否仍然受到口喊愛護民族文化，實際踐踏民族文化的對抗呢？唯有待諸事實作證了！

這部叢書，選稿原則如下：

一、以多元民族公平合理與團結的思想內容，受到鼓勵；反對種族主義的狹隘思想的作品。

二、要進步、健康的作品；反對灰、黃色作品。

三、文字通俗流暢將受重視；反對不知所云的文字。

但是，編委會與出版社是兩個不同的機構，並無從屬關係，出版的書籍內容，能否符合君子協定？只有讓讀者們嚴正的監督與批評，建議和愛護。若出版者，或編委會有出現缺點與偏差時，得以及時糾正。是我們懇切的期望！

（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五日）

目 錄

一	響雷・閃電.....	1
二	萬土與金娘.....	9
三	魔沼.....	19
四	年青人的憂鬱.....	36
五	古大媽的眼淚.....	57
六	名畫與良心.....	77
七	淒風苦雨.....	88
八	我是一但老千.....	104
	後記.....	111

響雷・閃電

(一)

「X他的，畫來畫去都是這類無聊的東西！」吳响雷摔畫筆，忿然地倒在木牀上，望天花板出氣。

徐閃電雖好整以暇，悠遊地看他的書，不過那雙顯得渙散、無神的眼睛，仍不由自主地透過書頂，朝那邊掃射過去。他看清是甚麼一回事，便又把視線收回，無意顯示共鳴。

木牀那邊仍然在鬧情緒。

他很想集中精神，把書看下去，但吳响雷近于咆哮的話聲令他不得不將頭重新抬起。這回他看着懸掛牆角的那張油帆畫幅——一家百貨公司為推廣某名廠所出品之乳罩及女服所訂製的宣傳廣告——險些失笑起來。

繪着的女郎，朱唇星眸，體態引人，配上名廠出品，更顯得嫵媚多姿。這是吳响雷循老例作公式化的設計。看工程，幾乎完了三分之二，在收工階段上，吳响雷這樣屢發瘋態，幾乎已成了慣例，他徐閃電早已習慣這點，因此大家都能相安無事。

吳响雷繼續嚷着：

「這社會還用得着我嗎？這社會還需要純藝術嗎？這社會簡直在殺害天才，這個時代根本有意把藝術家逼進瘋人院裏去，呸，X他的，倒一輩子的楣……」

徐閃電照例沒有過來做着偽裝的慰解，或者顯示同情，他俟對方洩了悶氣，回復平靜之後，摘唸着書中那行他認

爲需要唸出的文句……「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，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……」

「什麼意思？——」

吳响雷習慣地反問着。

「你不懂，你無法懂，你也沒有需要去懂……」這是徐閃電的口頭禪。

「難道你——」吳响雷沒說完，就被對方搶過去說了：「當然，我經歷的事比你多……」徐閃電繼續說：「你整日價叫屈，但仍然可以靠畫幾個乳罩餬口，我呢？一個高中生，什麼機會都沒有，慘死了。這幾年混來混去，依然一無所有，只體驗到了許多這個年齡所不該體驗到的東西。」

「無聊——」

吳响雷厭倦於對方「自我辛酸」的語句，也忘了煩惱走出房門。

不一會他又閃進來，把衣披上，奪去了徐閃電手中的書本，說：「喂，什麼皮面，眶外的，不吃飯了嗎？」

「不好意思——」徐閃電要求取回書本，苦着臉：「月頭出了幾天，伙食鐺沒有着落，屋主婆臉色怪恐怖的。」

「怕個鳥，又不是白吃她的。」吳响雷不以爲然，「遲幾天不行嗎？我說除百萬富翁之外，誰都有不方便的時候。」

徐閃電賴在布牀上不肯走。他索性背過身去面牆，布牀隨着他的翻轉身，咿咿呀呀地叫响着。

吳响雷賭氣走開，臨出房門便將那部魯迅著的「野草」，擲到閃電睡的地方去。

「應金嫂，應金嫂——」

閃電在房裏清楚聽到响雷在外邊的叫嚷聲，他還聽到那傢伙和平時一樣地同屋主婆扯着話題。

「應金嫂，閃電說今天交不出伙食鏹，不好意思吃飯，你看怎辦？」傳來這樣的捉狹。

「這傢伙——」他徐閃電一陣耳熱，深怪對方的過份沒遮攔。他起身想前去作一番無可奈何的辯白時，屋主婆應金嫂竟來了。

那副原本陰了兩天的嘴臉，今天却意外地堆起笑容來。徐閃電情不自禁地由頭至底打了個寒顫。

「你這是什麼意思嘅？吃飯去吧！」

他無可如何，狀極緬腆。

來到廳堂，另一個搭伙食的房客，當衆人對他作一番調侃說：

「這對活寶貝真是有趣得很，吃飯時總是先响雷後閃電的。」

笑聲由是哄堂…… •

(二)

晚上，徐閃電把抄寫賬單（簿）工作做完，吳响雷已熟睡過去，並且鼾聲震耳。

爲了生計，他在進行另一項維持了將近兩年的工作。他細心翻尋着舊報章舊雜誌上的良好資料，以便改頭換面或直截了當地抄寫下來，以迎合報社副刊的需求。這不名譽的抄襲工作，換來的代價，早成了重要的經濟來源。即使在吳响雷之前，他也從未隱諱過這點。

在這個社會里，生活問題沒有解決，「創作」是不會存在的。餓着肚皮去談「創作」，去談「氣節」的人，除非他準備去走前此許多藝人，悲慘文人所走過的那條路。

徐閃電清楚瞭解此點。從擠身社會謀生的那一天開始，他便力求適應，只是不幹傷天害理的事。

雖然，這對伙伴喜笑怒罵於人間，風趣戲謔及不滿現狀於日常生活上，唯身世、遭遇都很淒涼可憐。

他徐閃電五歲喪父，十九歲高中畢業那年，含辛茹苦、對他疼愛有加的慈母撒手西歸了。兩年後與他相依為命的伯父也走了，他頓成人海中一根蘆草，隨處飄泊，沒有定止的地方。

吳响雷身世較閃電略為好些，父母也健在。可是他沒有得到家庭的溫暖。在吳家，他是第一號不受歡迎的人物，因此，初中未修完的當兒，被迫遠去他鄉，在S埠過着半工讀的生活，那時他學的是美術，畢業後沒有職業，只接零星工作以餬口。

這樣輾轉流徙，混在社會上，兩個來自不同角落的患難兄弟不期而遇，搭上了今日這段「緣」。並也「相依為命」了起來。

今天，在沒錢攤還房租、伙食費的情況下，雖解決了一餐的問題，但大家都很不舒服，尤其是他徐閃電。

吳响雷的歲數和他相距不遠，但遠比不上他的世故。他在觀人於微，辨察風聲，形勢方面，拿捏得異常準確。這也是促成他長期以來感到敏感，煩憂的根源。

譬如今天這樣的局面，屋主婆臉上無端而起的笑靨，虛偽作狀的說話，都使他深切體會到即將產生的局面。吳响雷是完全不理會這些的。

他們經過討論後，都同意明天就去分頭想辦法。

晚間做着例常工作，也分神去設想明朝的出路，這便是他——徐閃電，而响雷呢？

這個單純的年青人，早已晉入夢鄉。

他鼻鼾如雷，且在發出鬧着情緒的夢囈呢！

(三)

徐閃電一向遲眠遲起。昨晚因心事重重，諸多掛慮，致一夜沒有好睡。清早他睜着惺忪睡眼起牀時，吳响雷正從外邊「攞景」回來，並且意外地帶回一份早報，說：

「喂，有個教職空缺召入應徵，你何不投函試試？」

他似聽非聽，只顧翻看報頁，尋找他所要尋找的東西。等到心目中所期望的全部落空了，才不耐煩地欠身，打個呵欠說：

「藝術家，你真是吃麥不知米價。空缺早有人頂替，這不過是聊盡人事，充個手續而已哪！」回身去拿盥洗用具時，他補充說：「即使想問津，也得有強有力的背景以及不可或缺的運動費。」

吳响雷無言以對。良久，他才憤憤不平地讓「媽的X」三個字脫口而出。

兩伙伴在就近的印度攤檔解決了早點，便分頭去設法找錢。

午餐以前，最先趕返的是响雷。他找着應金嫂，又談又笑，不知在談什麼。不過從屋主婆反應臉上的神情看，吳响雷用着笑臉夾着笑聲的談話內容，並不是對方所樂意聽

到的。

午餐開始，大家舉箸的當兒，徐閃電匆匆抵步。這回他並不像往常一樣，即刻揀個碗盛飯，然後大口大口地吃着，以挽回前邊的虧損。他只逕衝進臥房，然後對着尾隨的應金嫂表示身體不舒服，不想吃飯了。

屋主婆已諳內情，立刻摒除向來偽裝仁慈的假面具，露出寒霜似的臉孔，回身去敲對方的門。

「不吃——」徐閃電開半門，探出頭，又縮了回去說。

「不是吃不吃的問題呀！阿電！買米買菜要錢，過月幾天了，人家做生意的催得很緊，你看，多不好意思………」

徐閃電不敢面對屋主婆詮釋，只在裏邊支支唔唔地：「對不起……對不起……嘿……明天一定還，一定還………」

屋主婆回到廳上，對着正在夾菜進口的响雷，正色地說：「阿雷，這樣大家都很困難，明天你們再無法交出伙食錢，我看——」

「噢？」吳响雷猛吞一口飯，睜大眼珠，又向同座吃飯的人扮個鬼臉，故意叫道：「完了，完了，這回真正完了，這回真正是沒飯吃囉！」

「這是當真的。」應金嫂也坐下來繼續她的吃飯：「大家都很不方便，你們應該明白。」

吳响雷吃飽進房，看到徐閃電負着手，臉朝窗外，一聲不響，便過去輕搭他的肩膀，說：「不要心急，讓我們再想想看，還有甚麼解決的辦法。」

正說之間，牆上一幀三人照驟然把他心神攝住。他

移身過去仔細端詳，有着無限感慨。這時搭他肩膀的是徐閃電，他看了相片一眼，悵然地說：「三人中我們兩人依然潦倒，而廷敖已經飛黃騰達了。」

「他同時也忘了我們。」响雷這回是憤慨地說。

「數載共苦同甘，一朝得志，人家不念舊友不念苦情也就算了，何必自我悲憫？」徐閃電世故地點醒對方：「再說，一個人如廷敖也者，也沒有必須感念友情的義務……」

「你明喻暗諷，真夠痛快！」吳响雷神色開揚說：「但願將來我也是第二個廷敖。」

「我預祝你，早日實現夢想。」徐閃電揶揄對方一番。接着正色說：「不要忘了去找眼前的吃飯錢，我想起了一個真正可以幫忙我們的人。」

「廷敖，我猜。」吳响雷故意歪曲。

「是的，同樣是四周圍籬笆，但不是高牆。同樣是蓄狗，但不是狼狗，裏邊的世界充滿歡快、熱情、溫暖，不是陰森、鄙夷、矯柔造作……叫人厭煩。」閃電繼續補充：「他們的名字也有區別，不叫『挺』『傲』，而叫忠誠。」

「既然如此，那我們去吧！」

兩伙伴於是聯袂開門外去。穿過廳堂，他們再度飽餐屋主婆一陣鄙夷的眼光。

在鄉郊的一條通往李忠誠菜園的小徑上，兩伙伴吸着清新無比的空氣，迎着大自然美景，暫時忘了半小時前的煩惱和不快。

是的，不久以後他們就會找到鄰居時間，有着兄弟般感情的友伴李忠誠，還有充滿醇醪似的人情的勞苦一群。

徐閃電堅信他一定會不虛此行。

(四)

兩星期後，他們雙雙領了工作酬勞，便在一家小規模茶樓上，與李忠誠共進小點。

那個夜晚，明亮的茶座外，正下着一場大雷雨。風聲、雨聲、雷聲，聲聲入耳，他們索性都不說話，各自浸淫在自己的思維天地裏。

夜空劃過一道光芒，接着發出驚天動地的震响，李忠誠趁着這一點酒興，對着他們說：

「你瞧，自然界中的閃電，响雷，威力多猛，多駭人呵！年青人一輩尤其是你們，智慧超卓，剛強勇猛，假如趁這個時候多作進修，多做些有意義的事；在一個明確的目標和共同的信仰下，發揮固有的力量，這不是遠較在斗室中嗟嘆命途乖舛更來的切實嗎？」

他們都垂首傾聽教誨。在年齡較他們大，思想較他們成熟的李忠誠之前，他們總是敬受教誨的。

那一夜，他們獲得無上的裨益。

他們得了啓示，他們受到了鼓舞，他們也下了決心尋找途徑，讓青春生命閃迸火花，讓生命有過輝煌更燦爛的一刻。

一九六九年八月十八日

萬土與金娘

(一)

萬土今天起了個絕早。

前面的山頭，還隱在霧的背面。

這個只有十來戶的B村，加上一個小驛站，再包括山坳處的沙蓋住戶，相信所有一切都是寧靜的，都在睡眠與醒轉的平和狀態中。

山頭沐浴着朝陽之前，人們面對生活所激起的熱忱，都預先支付了給萬土。因此萬土在大清早當中，便獨自在享有最激盪的時刻，他的脉搏每分鐘超逾一百，甚至有增無減。

第一道雞啼聲裏，他已在黑黝黝的木屋中煮好稀粥，噓一口氣後，就在水缸旁嗽口，用食指探進嘴裏做着刷牙的動作。接下來是食粥，燒滾滾的粥水根本不會叫他皺眉。他不辨滋味地食着，伴着一塊鹹菜脯。

他啓開塵封的舊皮篋，拿出一套藍斜白衣着上，然後用一把鋒利刀子，對鏡刮着幾根凌亂不齊，刺目異常的鬚髭。諸事完畢，想想看還有什麼遺漏的事兒，才放心地推門外出。外邊天色猶黯，霧正濃，早着呢！他又只得回到較有暖氣的木屋裏，坐着等待天明。

心房跳得很厲害，臉上耳根有點發熱了。想到即將而來的一切，萬土不能再保持平靜了。他又開門去看天色，那惱人遲遲不肯放曙的天色。

籠裡的雞群，這天不能享有一天的自由了，因為萬土

清早起來的頭一件事，便是把雞寮上鎖，這是他要出遠門時不可或缺的工作。雞兒吵擾不停，他拿着乾飯粒邊撒邊想，噪聲一點都鑽不進他地心耳裡。

幾天前的事，尤其那一句，累他情緒激盪了幾個白天黑夜。現在他又想起來了：

他的一個族裡的大舅媽，臥病P縣的醫院裡。他去探看她，還給了她二十塊錢，勸她安心養病。他知道大舅媽的情況，所以特地詢問她尚需什麼樣的幫忙。大舅媽看看左右病榻的人，却低聲說了這樣的話：「萬土，舅媽心裡有一說一，你不要見怪才好。」

他點頭同意，也看看四邊的人。

「你忠厚，勤力，心腸又好，舅媽早已知道的，舅媽身旁沒有別人，只和金娘相依過活。金娘十六歲了，還不更事，我擔心——」她嘆一口氣，手裡捏緊着二十塊錢，眶內微濕，不再說下去。

「這……這……擔心什麼呢？舅媽？」他不知所措，跟着也慌亂起來。

「我的病——」她又嘆氣，語調轉為悲涼：「不濟事了，我知道」。

「不要想過頭，舅媽，」他急忙勸慰：「你不是什麼病，眼黃臉黃，黃胆病，我聽人說，多養幾天就沒事了……」

「我不擔憂這個，萬土——」她正色說了：「死生由命，只看你答應不答應照顧金娘。」

「嘎……」

這些話比酒還濃，它醉紅了他的臉，耳根子。他首肯忸怩不安的滋味，他不知要怎麼回答。

「這是實話。假如你不反對，我們就說定了……」
她顯得疲憊，不想多說話，過了一陣子，她還是再說了下邊的話：「這樣我就放心了，萬土。如果還有命，我也跟着去吃你的一日兩餐……」

金娘是個身型略胖的少女，一年前同母親來過他的木屋。其時稚氣未脫，現在不知變成怎樣的一個人兒了。萬土這個時候的腦子，全是她，她的嬌嗔，她的一舉一動……

「噢——」

一隻母雞狠狠地啄了他一下。他急忙抽手，上邊留下了個紅印。金娘的影子散開，天地早在無聲無息裏通亮一片了。

七點鐘的早班火車就要開到，他匆忙趕去車站。

迎面來了那個稔熟的馬來訊號員，告知他 MASTER（站長）爲他接了個電話，是由 P 縣醫院轉告的消息。

「甚麼事？」他睜大雙眼，問。

「一個婦人家已在凌晨一時逝世，患肝癌死的。」那個老邁通訊員，還在身上某個部位做了指示，說。

「啊——」他周身受震，來不及道謝就向車站奔去。

（二）

萬土的大舅媽本定今早撮合他倆，順向他倆交代幾句話。這個時候尚未來到，她却匆匆而去了。

殮屍房門口，一個矮胖少女嚶嚶哭泣着。她坐在溝旁，臉埋在手彎裡，支着膝蓋，不理會週遭一切，看情形是抽搐了好一段時光。

距她幾碼遠處，呆立着萬土。他神色黯然，悲痛在他心胸裡隱藏着。它代替了數小時前激烈，動盪的情緒。

金娘那割人心腸的哀泣，幾次使他禁不住要過去勸慰，但一層微妙關係却三番四次制止了他，叫他無從着手。他無可如何，只好聽憑對方繼續着一連串的長泣。

另一件叫他心疚的事是大舅媽生前留下的叮囑。她要院方轉告他倆，死後不必領屍，這樣可以省却很多麻煩。她知道他窮，又要將女兒交付給他，她不願負累他太多。

這正是萬土愈感不安的因素。

但有什麼法子呢？他想昏頭腦，始終想不出籌弄一輛棺車的辦法。

他邊想邊走，不自覺走出了大門。

金娘還在抽泣，但萬土把她撇得老遠了。等到回轉身再也看不到她的影子，他才急急跨過幾條馬路，來到一間壽板店，詢問善後工作的代價。

裏邊的人告訴他，最普通的棺木，加上運送、掘坑，連同其他手續，起碼四百元。這數目裏包括着一份同情和義務，是別家所不願辦的。

「四百元——」

這個數目又把他弄昏了。那裏去找呢？他不斷地思索着。

回到殮屍房前，金娘已經停止了抽泣。她用驚詫的眼光瞥了他一下，又別過頭去。

「金娘——」

他壯着胆子，隔着幾碼遠說：「妳先回家去，這邊的事，我一人來。」

金娘不理會他，又哭了。

壽板店的當事人經不起萬土的苦苦哀求，終於勉爲其難地收下卅元訂款，於當天爲萬土料理大舅媽的後事。

他們依萬土的意見，把她葬在B村，距萬土木屋不遠的地方。

萬土搜盡積蓄，再賣掉屋後的一籠雞，湊成百多兩百元的數目交給壽板店當事人，餘額則作分期繳付，另加利息。

(三)

大舅媽的事告一段落，萬土徵詢金娘今後的去向。金娘經一事以後，似乎成熟了許多。她表示仍留原地爲人幫傭，自己養活自己。

萬土沒話說，只好回老家去。

一個時期裏，萬土整個心思都在債務上面。他只想怎樣去賺取更多的金錢，好早日償還令人周身不舒服的債務。他幾乎淡忘了金娘。

三個月後的一個中午，他正想出門去還賬，金娘意外地來了，還帶着個包袱。

「要出坡去嗎？」她淡淡地問。

「想去還一點錢。」萬土照實說了。

「我把它還清了一一」

金娘並不立即走進木屋，只站在屋簷下。

「這一一這一一怎好要你去還呢？」他有點大失所望：「這責任是我應盡的。」她注視遠山，並不答話。

「進裏邊坐吧！」

萬土催請了幾次，她始勉強進去。

他爲她收起包袱，問她要吃些什麼，她只一味盯着粗陋的木枱，又用中指搔着桌面，不願說話。

萬土端一壺熱茶，拿一個潤碗過來，看看對方低頭不語，好像又要哭泣的樣子，便自溜到屋後飼雞去了。

金娘看萬土走了，便索性伏在枱面，抽泣起來。

這天，萬土特地揀隻剛下蛋，而且長得肥美的母雞，宰了作菜。又從沙蓋處買了兩尾大石斑魚回來，準備和金娘好好地吃上一餐。

東西買回來，她也帮着燒煮。只是吃飯的時候，她也不願同桌。

萬土不以爲忤，他雖魯俗，也知道這是正常現象。女孩家誰個不害臊的呢？

B村晚間的景況是冷清可怕的。寥寥落落的村戶，大半都熄燈安眠，外邊也沒有人走動。

萬土那座木屋後邊就是山林，梟叫猴啼，極其怖人。前邊高山地帶，住着採集桐油的人家，爲了驅逐野象，不時燃放著「溴土」炮，更增恐怖氣氛。

這時的萬土，擁着一張單薄見孔的被，蜷曲在兩張並排的條櫬上，做着多姿多采的幻想。他的眼皮雖然瞌上，但並未入睡，今天這個生活的一頁，叫他不能像往常一樣瞌着就眠。

金娘——大舅媽唯一的女兒，今年不過十六歲，而他自己是個粗人，什麼都沒有，而那個從不敢妄想的女孩子就要與自己生活一塊，共組家庭了，這是一種怎樣的安排呀？他自己問自己，趁機翻了一個身。

牆壁上有個黑大的影子，不時在顫動着。那是金娘，還伏在木枱上，伴着小油燈，從感覺上，他料定現在接近

午夜了，她怎麼還不去睡呢。爲了她，他把房牀騰出，讓她有個舒適的睡覺地方，而她並不領情，並不願進去，寧願在外面捱冷。想到這裏，萬土不由地大失所望起來。他深怪金娘不該再有什麼矜持，事到如今，矜持是沒有必要的，荒村夜寒，誰都不容易消受，萬土見她衣服單薄，就起身過去想給她披被，而她却醒過來，睜着眼顯得受驚的樣子，邊閃邊說：

「不，不一一不要動我——」

意外的反响倒把萬土給僵住了，一時間不知所措，他口訥無言。

金娘以爲自己判斷不錯，閃到牆邊，神情顯得很驚慌，連連說着：「不要靠近我——」

萬土深感悵然，只得更快地躺回原地——一條檯上。

這回他下了決心要早入睡鄉，否則明天就不能好好地工作了，臨睡前，他仍這樣關照：

「房間留給妳睡的，去吧，外面很冷……」

(四)

B村人家都很羨慕萬土行正桃花運，弄了個年青媳婦回來。而萬土逢着他們當面稱頌時，照例笑在臉上，苦在心裏。

他的苦衷外人無法知道，自金娘闖進他的生活裏，憂煩便跟着來了。

金娘幫他做菜園工作，也料理家務，表面上看，大家一團和氣，融洽無間。但同在木屋裏的時刻，就有點異乎尋常了。金娘不愛說話，更不願同桌吃飯，有時還倚在後

門，對山林垂淚。

萬土不甘寂寞，有時借故和她攀談，說着動聽的話，企圖拉近彼此間的距離，可總是無效。她往往在明白來意之後，就皺着眉嘆這嘆那，接着是閃開。

萬土在這方面似乎有着無上的涵養。他忍耐着，明知對方對自己表示厭煩，仍然堅持着那份努力。

有一天，他得了好的收成，從市區買了許多衣料，日用品，還有許多好吃的東西回來。

他選了一個氣氛良好的時刻，戰戰兢兢地奉獻他的親善禮物。

金娘起初驚愕，後來忍不住掉出一點笑聲，又溜去後邊了。

在萬土而言，這笑聲和雲那的笑容是比什麼都來得令他興奮。多少個日子裏，陰鬱籠罩着木屋，夢仙被驅走，工作的勁力自身上消退……現在，好了，他要趁這個機會，闖進那瓣嚴閉着的心扉裏去。

他一口氣奔到屋後，却不見金娘。

結果在屋後的一棵大樹背面，他找着她了。

「不要這樣害怕我，金娘。」

接着，從褲袋裏他摸出一個小紅盒，呈在她的面前說：「這是一隻戒指，你看看……」

金娘不看。這回連一點笑聲都乾脆不掉了。

她想掉頭溜回木屋。萬土早有警惕，眼明手快地一把抓個正着，她掙扎……

「不要，不要——」她紅着臉。

「要——我一定要你要——戴上！」

他強力地執着她的手，另一個臂膀環抱她，用半命令

式的口吻說。

「不要——」

她奮力掙扎，想擺脫他的強擁。

但萬土的強有力臂膀，使她的一些努力終歸徒然。她別過頭去，索性不發一言。

萬土這下子真有點心灰意冷的感覺了。他放開手臂，不再攙她。

金娘回瞥他一眼，竟嗚咽起來。

「東西你不要就算了，哭什麼？」

萬土將掉在地上的小盒拾起，憤然地說。

不一會，一個意念升上來，他想起了一個久懸問題，便轉到她的跟前，逼問着：

「你是根據大舅媽的意思來這裏的？說！」

她遲疑片刻，終於點頭。

「你討厭我，你不願和我在一起？——」他逼切地期待對方的反應。

金娘不表示什麼，但哭聲却加劇起來。

「哭，哭——誰吃了你嗎？」

無名怒火打心頭冒起，他憤憤地罵了一句「衰查姆」便走開了。

(四)

萬土一肚悶氣，第二天天未亮就去了菜園。金娘令他過份失望，因此到了中午時間他也不願回家吃飯，寧願在園子裡挨餓。

傍晚，昏鴉自頂上聒絮而過，他看了看天色，只好無

可如何地拾着小徑回去。

抵家時只見木門輕掩，他推門而進，裏邊闐無人影。他叫着金娘的名字，一面奔到後邊去，都無法見到金娘的影迹。

房裏，跡象顯示着金娘走了。

她的包袱已不在，昨天買回來的禮物都原封不動地置在牀頭。一切都收得整齊乾淨，一反房間裡凌亂的面目。

後邊菜廚裏，飯菜齊備，惟冷却多時了。

當晚，夜黑風高，萬土一人坐在門檻上，聆聽對面山頭的「溴土」炮聲，心田恢復了過去的謐靜，平和。

是的，他原諒了金娘，他接受了金娘離他而去的事實。

不爲什麼，只因他體會到，勉強結合所帶來的憂煩，痛苦。另一個因素也提醒他——那個將近四十的數字，他的年齡。

1969年10月5日

魔沼

(一)

白天的碎石路我不知道是怎樣的情況，但今晚却顯得格外冷清，冷清得可怕。

一條筆直的大路，兩旁都是住宅，且都植有花草樹木，蒼翠茂密。

林木在白天是可愛的東西，晚間它却是最可怕最神秘的。

在這沉寂可怕的路上，一人匆匆行走，後邊激起腳跟反响，隱藏內心長久的恐懼，便被挑剔了出來。

我想起人生，想起這個社會，想起現在的生活圈子，和那些隱伏着的危機……我胆戰心驚，不寒而慄。

我連忙提起那雙累贅的高跟鞋，拔步飛奔。

我不知跑了多遠，但潛意識告訴我，我仍得往前跑。今晚這段路，似乎意外地加長了。

野狗在狺吠，有的衝過來，在我後頭擺開陣勢，其餘在叫囂助威。一時間我張惶失措，不知要如何才好。

我想起了范平。在我生命中，他是我唯一的上帝，有他，今晚就不會遭到這等狼狽相。

「呵！范平！」我禁不住叫嚷起來。

在大道的前面出現了一個漢子，真是范平嗎？噢！上帝，我的上帝！我狂喜地向他揮手。他真是萬能之神，他無所不在。

我喜極而泣，在迷濛的淚眼裏，我看着范平的身影由

遠而近。我故意閉上眼，我猜想下一刻他到來時，將向我採取一種如何體貼入微的動作。

狗羣依舊狺狺地吠叫，寒風颯颯。然而，我並不覺得恐懼，有范平，什麼都唬嚇不了我。

「范平應該到來了。」我心裏臆度着。

但是沒有動靜，先前奔跑的步伐聲也沒了音響。我想他或者已經站在我前邊，等我張眼，然後作親熱的猛撲。

狗吠聲愈加猛烈，而且往後撤去。沉重的腳步聲來了，我睜了眼。

「魔鬼！魔鬼——」

我驚叫着，聲響劃破了夜空。

我沒有機會思索，返身拔步就逃。

「天呀！」

再驚叫一聲，暈了過去。……

……………。

「緯芳！緯芳！你怎麼了？」范平焦躁地問我。原來我剛從噩夢中驚醒。

「又遇到了那魔鬼！」

我吁一口氣，蒼白着臉說。

「不去想它，就不會遇上了。」

他寬了心。轉身在鏡子前面，重執鬚刨，刨刮滿是皂泡的下巴。

今天的陽光來得特別早，壁上掛鐘這時方指着八點。昨晚要不陪范平看半夜場，宵夜，弄得深更半夜，我想一定不會有這樣的夢魘。我想我一定要實現諾言，做個標準型家庭主婦，清早起來爲丈夫準備早點。

「對不起，范平，今早我又起遲了。」我歉疚地表示

了我的過錯。

「這不能怪你，昨晚是我強拉你出外消遣的。」他穿上衣，着了鞋襪，溫柔體貼地在我身旁坐下，吻着我額角。我趁他要出門時，把心事告訴他：「范平，今天放了工就回，我有事和你商量。」

他看了手錶，祥和地說：「你不妨現在就說。」

「不，我還需要時間去思考。」

(二)

范平爲了我，爲了這個家，他在外邊接受一份清苦工作。那家商店要他上午出外銷貨，下午在店裡充雜工，而薪金低微；這和他先前的生活環境比較，無異天壤。——他家裏有產業，不事勞動就能過着好日子。

爲了我們的環境，自遷來（不，應該是逃難！）M埠的這家咖啡室樓上現居的小套房後，雖說有范平，有偉大愛情力量的庇護，但依然不能使我的心平定下來。

自從生活在愛情的旋律裡，我就深深感覺到矛盾這個東西已和我同行，和我同在，並滲進了我的血管中，和血液一同運行。我無時無刻不感到我已生活在矛盾中。

我愛范平，要以今生今世的有限生命圖報他，圖報他救我脫離困厄之恩；但我同時害了他，害了他拋去寶貴的一切。我害他愛上一個不該愛的女人。我害他爲了我而損傷了家庭和諧，手足之情……

他現在年青力強，蓬勃生命如日之東昇，我擔心因了愛情，有一天他會失去了這些，被一個伺機攫取他寶貴生命的魔掌得償所願。

是的，我終日這樣忐忑不安。

我怕失去范平，我也不能沒有范平。范平在外頭做事，我不敢想像會有什麼意外。

「魔鬼！」

我狠狠地詛咒着這個名詞，但却不由自主渾身顫慄起來。

昨夜的夢景又浮在眼前。

我不敢再往下想。正好手邊還有一項工作沒做完，我拿了針線，便到外邊那座公用廳去編織絨衫，這是我答應爲范平編織的。

傍晚，范平回來，我才感到「家」的存在，才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樂趣。

小小的一個房子充滿了「家」的氣息，它不再空虛，不再沉寂可怕。范平渴望早些有孩子，我也一樣；除讓家庭充滿更多的芳馨外，我渴望着有一個心血結晶，作爲補報范平對我的深情。

今晚，在范平吃過晚餐，稍事休息的時光，我附在他耳邊，低聲地問：「范平，你希望什麼時候得個孩子？」

他起先愕然，隨後泰然地說：「越快越好。」

「你認爲應該快到什麼程度呢？」我打趣說。

「能現在就最好。」他開了一個玩笑。

「你的要求已經應驗了，天方夜譚裡的神燈已爲你實現了這個願望。」我說。

「什麼？」范平驚駭地跳起來。

我興奮地告訴他：「我有了。」

「真的？」他無比興奮，睜大眼睛，接下來便把我擁在懷裡。

一場興奮過後，大家回復了先前的冷靜。

「范平，我們這樣生活固然好；但我總覺得，我們似乎缺欠了什麼。」

「我知道，安全！」范平的聲響中漸帶憤懣，他切齒地握着拳，向空中幌動：「哼，王錢！那可惡的魔鬼！」

「是的——」我坦然地說：「這些都是現實，這些都是我們當前面對的難題。范平，躲避只是暫時的，如爲長久之計，這不是辦法！」

「我知道，何況我們已將有一個孩子——」

「我有一種強烈的預感，那就是王錢不會放過我。范平，我不敢想像，有一天，我們在無意間相碰，如夢境裡一般。」我想起屢次出現的夢境，驚悸地說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我來自火坑，重回苦海，我無怨言。但是，范平，我只爲你擔心。」我憂戚地說：「你要終日在外邊工作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的意思不要我到外頭工作，走動嗎？」

「不——我——」

「放心！」不待我說完，他站起來用手撼窗柱說：「獸類被逼無路可逃，尙負隅頑抗，我范平不遇到他則已；這回碰頭，大不了和他拼上一場！」

「王錢這批人，這類組織，是難以防患的。」想起黑社會人物的手法，我的擔慮有增無減。

這一晚，我們都沿着問題核心兜圈子，但都尋思不出一條治本的妥善計策。

(三)

問題仍是懸着未決。

我們過着如常的日子，如常的生活，這都是爲了愛情，這個難以理喻的愛情。

我盡量保持鎮靜。我不知身處生活魔沼中，能否克盡厥職，給痴情的范平做個有一天是一天的好妻子。

情況並非如想像般的嚴重，來M埠將近半年，儘管擔憂、恐懼、憂悶在整個日常生活佈滿，但什麼都未曾發生，一切都平靜如常。

半年來相安無事，在范平看來是問題已經一了百了。

過去晚間我們都不出去蹣跚，最近我們却常出去，且已成了習慣。

有一天，范平告訴我：「緯芳，日子會彌補父子兄弟間的裂痕的，再過一些時候，我們就能回到原地去。在各方諒解了後，我們名正言順結爲夫婦，不必再過這種逃亡似的生活了。」

聽了他這一段話，我感到一陣甜蜜。許久以來，我就渴望着這麼一個日子儘快來到。

范平樂觀的論調出口不過幾天，我們平靜的生活便漾起了波瀾。

那是一個上午，范平不在家，我正在廳裡計數着小范平降世的日期。

房東太太突然上來說：「孫小姐，下邊有個人訪你。」

我下意識地嚇了一跳，不禁遲疑起來。

她說了一聲：「是中年人。」便回身下樓去了。

中年人。我在此地那有稔熟的中年人？

不論訪客是否王錢，我決定壯着胆子去看個究竟。

在樓下我立即會見了這位訪客。

是范濂。范平的二哥，我安了心，但疑惑、驚異立刻遞補上來。我來不及出聲，他已經冷冷地傳來話語：「畢竟看到了你，我找得好苦，范平呢？」

我告訴了他。

他顯得很煩厭，語氣始終冷然。他說：「你們倒過得很舒服。」

「這話從何說起？范先生！」我沉不住氣，反問着。

「怎麼不是？」他氣憤地說：「你們如願以償便一走了之，後事由我們承擔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我猜臆一番，不解地問。

「你先看這個再說——」他從袋裡掏出一個信封，目光向兩旁掃射一番，便交過來。

我拆開翻閱，首先現入眼簾的是交叉骨骼，骷髏頭——死亡符號。另誌着幾行歪斜不正的字體，以及一萬元的阿剌伯數字。

這是黑社會人物的打單信。

「這算不是你們爲范家惹下的禍患？事情你們招惹，以爲逃走就能一了百了嗎？你們怎麼不想到後果？」他這回是真正的氣憤了。

「……」我一時不知所措。過份的驚悸叫我目瞪口呆，無法說出話來。

「我不怪范平，我只怪你。」他的話轉爲指責，嚴厲地說：「范平搭上你，是因爲飲酒誤事！孫小姐，你應目明身份，操按摩那種行業，和男人發生關係並不是稀奇的事，我不相信你在范平之前——」

「住嘴！」

恥辱比什麼更令我消受不了，我不滿一個人那麼不顧他人尊嚴而作的無情指責，我尖銳地喝止他的說話，然後別過頭去，禁不住傷心地哭泣起來。

范濂見我哭出聲，便不在說話。而我却說：「我雖出身寒微，但並不如你所說的那樣低賤，范先生，未明真相以前，請不要隨便侮辱我。」

「看來，你倒是有個神聖不可侵犯的人格。」他用揶揄的口吻答覆我，隨後又說：「孫小姐，我不願多言。我只代表范家，向你懇摯的要求，請你發發善心，放了我們的范平。」

頓了一頓，他接着說：「爲了你，范平喪失了學業前途，還陪你捲入可怕的是非圈裡。而我們這邊，却成了與你有利害關係的黑社會人物，勒索要人的目標。孫小姐，你瞧，那龐大的數目字！」他順手指了我手上的信箋。

我說：「范先生，我會立即同范平商量這件事。不過，我要向你堅持表白，我並無意俘虜范平，假如他願意，任何時候我都能離開他，你們可以放心了吧！」

「最好的辦法。」他自信地說：「因爲那個組織，要的人不是范平，而是你。如果你不回到他們那兒，我們遭殃不算，范平也未必安全。」

我點點頭。

「我們就這麼說定了。」他眼瞳散放興奮的光輝，瞪住我說。

「我不知你是指那方面？」我淒苦地說。

「很簡單，」他說：「只消一句話傳達過去，什麼都迎刃而解。」

「什麼話？」

「告訴他們，范平願意放人，你孫小姐從什麼地方來，就回到什麼地方去。」

我細想一番，克制了內心的痛苦，堅毅地說：「我沒問題，但萬一范平堅持不讓我這麼做，他們會認為他背信，處境更是危險了。」

「這是你的責任，孫小姐！」

范濂毫不放鬆他的壓力，斬釘截鐵地說：「一切聽憑你！如果你還關心他的命運，你就得想法子說服他。」

我再無話可說。

想起范平，想起自己的身世，悲傷又在我整個心田氾濫着。只是頃刻間，我像斷線的風箏，凌空飄落。

我真正體會到女人是弱者這句話。除了哭，我不知還要做些什麼？

(四)

范濂走後，我一個人回房苦苦地思索。

與范平相處這許久，他的個性我瞭解殆盡。他是倔強的，除非在特殊情況下，否則所有的說服努力都要徒勞。

我終於想出了一個取代說服手法的計策，再三思考，仍覺可行，便決定下來。

范平今天回得很遲，窗外的世界，都已沉浸在暮色蒼茫中。

「范平！」我強顏作歡地以微笑迎接他。

「我的好太太——」他很快走過來，用雙手環着我的身腰，習慣地在頭額上「嘖」了一記。

在用餐時，范平像是發現了什麼異狀，他停下來，說

：「又有什麼心事了嗎？看你，沒精打采的。」

我立刻覺察自己的失態，連忙賠笑臉說：「噢！不！范平，女人懷身孕，有時會是這個樣子。」

他沉思一會，喃喃地說：「有了孩子，家人再苛，也不致忍心把我們及孩子都逐出家門。緯芳！你必定會幸福的，再也沒有今日的苦惱，憂煩。」

「但願如此。」我不知在范平面前重複了多少次這一句話。雖然，今日的重複，較往常更沉重，更痛苦。

我想，這是向他施計的時機。再不忍，也得依計而行。因為我對范濂，和可怕的黑社會組織許下諾言。如不依諾，范平就要成為代罪羔羊。

「范平！我的范平！」未說話前，我內心這樣痛苦地向他叫喊。因為不久以後，他就會失去我，而我很快地要離開他。

.....

「范平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。」晚餐後一段休息時間，我儘力恢復原有的神采，說：「是范濂帶來的。」

「范濂？他說什麼？現在那裡？」

他驚駭地翻轉頭，和我面對面，彷彿不相信我的話。

「走了。」我極力抑制情緒的波動：「我們的問題已獲得了解決。范濂說，王錢那邊，你家人已為我們付出了代價。」

「真的？」范平驚喜地跳了起來。「是嗎？是嗎？我早說過一定會有這樣一天的。骨肉畢竟是骨肉，他們不會一輩子怨恨我，摒棄我們的！」他興奮地嚷道。

我不知他在那張彈性的牀上，作了多少次興奮的翻滾。

說句實話，自認識范平以來，我未曾見過他這麼地喜悅過。

他入世未深，童心未泯，很容易爲某種興奮而激動，也不會對事物作深入的探討，至少，我眼眶泡滿的酸淚，他並沒留意到。

直至我悲從中來，情感泛濫不能控制，而伏在床上痛哭時，他方把興奮置於一旁，關切地問：「你哭了？——」

「噢……范……平……」我索性縱情大哭一場。長久以來的悶鬱，憂情，我讓它集在一塊洩瀉，我哭着……哭着……。

過後，范平依偎着我，不解地問：「剛才好端端地，怎麼哭得那麼淒慘來呢？」

一場痛哭，我內心輕鬆不少。我紅着眼說：「未來，我是爲着幸福的未來喜極而泣的！」

他寬了心，正襟危坐地說：「我們該策劃一下有關還鄉的事。」

「不必小題大作，」我說：「你去辭工，回來我們作一番收拾，不就可以動身了嗎？」

(五)

命運圈定了一個人，在畢生中必須受罪，那你的所有努力、掙扎都將徒然。

正如我，一個苦海弱女，企圖改變命運，企圖擺脫樊籠，走出魔沼，但結果仍是逃不開那個規律：由什麼地方來，回到什麼地方去。

我和范平，只在一夜間，就被南下列車送回與我們結緣的居留地。

跨下列車，現入眼簾的都是熟悉的物象。離開原地不過半載，我似乎經歷過一段長遠的人生歷程，一切感覺，恍如隔世……。

范平是那樣的輕鬆愉快，一夜間，他彷彿攫取了世間所有的幸福。一部份收藏不住的，就由周身各部份動作中洋溢了出來。

回到范平的家，已是深夜了。

經過一天的休息後，范平準備和家人商量安置我的辦法。

我阻止他，並把真相說明。

他聽了，像個失去理智的狂漢，一邊奔跑，一邊嚷道：「不！不！我不能讓你走！我告訴范濂去！」

范濂從另一個角落裡迎面而來，還有大哥，年邁的父親。

整個范家，排行第二的范濂最有威望，他儼然掌握了整個家庭的權勢。他冷然地問范平：

「你瘋了嗎？憑什麼理由你不願放人？」

「憑我和她的愛情！」范平不屈服地抗辯說。

「愛情就能解決問題嗎？」他說：「你不想想，孫小姐身後是什麼背景？」

「王錢！這個魔鬼，我完全知道——」

「你既知她是對方的人，更沒理由帶她出走！」

「我們間是互相同意的了。」

「那她現在願意離開你回到原來地方去！你怎麼說？——」

「緯芳——」范平痛苦地看着我。良久，他接着說：「不能！我仍堅持不願放走緯芳！」他轉過頭去看父親和大哥。他向他們央求道：「求求你們爲我設法！爸爸、大哥，何況她已有了身孕！」

「范平！讓我走吧！」我心如刀割，在沒更好的解決辦法之前，我含着淚說：「我懂得怎樣去照顧這個孩子！」

「不！」他仍哭嚷着：「一萬元我可以想辦法！」他轉向家人：「你們怎不徵求我的同意，就事先答應放人呢？」

「是我的主意！范平！」我挺身招認。

「你們幹得太絕！你們必須給我一個機會呀！」他雙手蒙着臉。

事到如今，我只能望景生悲。我同情范平，我痛恨殘酷的現實。當然，也怪咎自己的命運。

想起王錢，我就切齒。

年紀輕輕，我就遭受他的摧殘。成長以後，我爲他賺取了難以數計的金錢，給予他盡情的奴役，爲什麼他仍不願放過我？

螻蟻尚且偷生，我爲什麼必需在他淫威下遭受禁錮？

我自信無過，范平也是對的。我爲什麼要欺瞞自己，苛待我們那從惡劣環境中培植出來的愛情？

一種意念突然自我心中萌起。是的，爲了自己，范平，還有下一代，我們絕不能再犧牲下去。

我們爲什麼不敢向王錢搏鬥呢？我把范平叫過一旁，把意見提出來。

「行是行，不過——」

「別猶疑了，范平！你不要擔心報復的問題。想想吧，當許多受苦的姐妹，仍在水深火熱中煎熬的時候。」我激昂地說。

由於事情關係到整個范家，范平建議把范濂拉來一塊商討，我同意了。

我告訴他們設計使黑社會人物落網，然後讓警方去作一網打盡的方法。

我滿以為范濂將全力支持這個辦法，但他却不以為然，竟冷然地說：

「何必多此一舉？孫小姐！只要你能履行在M埠所許下的諾言，那不什麼都解決了嗎？再說，開罪黑社會，並企圖通過警方，挽救你們的愛情，這是我范家所不願為，也不敢為的事呵！」

「范先生——」

我力求辯白，但他把我的聲調壓了下去：

「不必再解釋了，再說下去無非也是一個情字。孫小姐，假如你自信能付出那個代價，那也可將事化繁為簡，我不為難你們就是。」他頓了頓，接着說：「至于適才所討論的事，也盡量避免有所傳揚，否則，對大家都很不利。」

「懦夫！」我心裡在痛責這個畏縮，不敢面對現實的男人。

我不想去考慮那一萬元贖身的事，只因我對這個人間感到心灰意冷。

這個世間，沒有正義和同情。

面對如此現實，我已不再抱有任何希望，我的希望被人間的殘酷和無情砸碎了。

愛情、前途、范平……

我無言。

(六)

當晚，趁范平和范家所有的人都睡去，我打開後門，在星光下，尋找那條我所抉擇的路向。

沒有愛，沒有恨，更沒有悵惆。我趕着自己的路，趕着那只有一點點星輝的夜途。

失去憑藉，也失去希望。經歷了許多，我又好像什麼都未曾經歷過。

過去一人在夜裡趕路，常會擔憂、恐懼；現在，心靈一片空虛，什麼感覺都沒有。周遭一切等如虛設，我一點都不覺察到它們的存在。

漸漸地，我走上了一條堅實的路道。

畢直的，鋪着碎石路的通道，兩旁都有住宅，屋前都植了花草，和蓬勃的熱帶植物。

高跟鞋在路面激起的反响，是那麼地有規律；野狗衝上來，而且圍攏狺吠，但我並不狼狽，也不想到奔逃。

此刻，我倒渴望前面迎來王錢，最好還有一柄幌亮的刀子，或是一枝短槍，我會在他手下死得更痛快，更舒服……。

狗叫聲愈來愈劇烈，長路盡頭，一個影子在恍動。「有人了！那是王錢！」我想。

我勇敢地迎上去，我要立刻知道他怎麼處置我——一個瀆冒虎威，斗胆叛逆的女人。

人影快就來到我的前面，這個猙獰凶猛，可怕噬人的

猛獸，我對他一點都無動於中。

「緯芳！」

出乎意外，他竟是范平。

我停住脚，迅速閉上眼睛，不願說話。

「你怎麼一個人深夜溜走？幸而我及早發覺，趕到這兒等候你。」

他急促地說，氣喘得很厲害。

我什麼也不說。我在這個世間已沒有了任何信仰，對一切我都無動於衷。

「快隨我回去！深夜呆在外邊很不妥當。」他環顧四野，把聲調降低說。

聽到「回去」兩字，我心裡就氣忿，我說：

「與其回去受罪，我寧願在火坑裏捱苦。再說，沒有一萬元的贖身費，有什麼用呢？」

「不！我想透了。」他毅然地：「即使有一萬元，我也不願交給那些社會敗類！」

「你打算怎樣？」我問。

「照你的意見辦去。」他堅決地。

「不怕報復嗎？」

「有勇氣和他們鬥爭，就顧不了這許多。」

「但是，范濂及你家人並不支持！」

「這是他們的事。反正我已下了決心，為我們的愛情，為社會。」

「我們就這麼辦，范平。」我降低聲響，附在他耳邊說：「你聯絡警方，我充內應。」我停了停，又說：「你可以走了。至于我，暫時必得回那裡去。」

「就你一人？」他看看黝黑的前路，問。

「是的！」望着他，這回我有些悵然若失。

他略爲遲疑，终于在狗群的狺吠中，放了我的手，惆悵地說：「你走吧！」

「勇敢一點，范平！那天我們重新聚首，就不會再有任何力量把我們分開的了。」

他點點頭。

夜更深沉，空氣裡含有潮濕的意味，花草上都佈滿了霜露，我覺得時間再不允許我盤桓下去了。

「范平！再見！」

我咬着唇，毅然轉頭離他而去。

我加速脚步，沿着那條筆直的碎石路。

我又走進夢中的世界，我走進了魔沼。

所不同的是，我沒有一絲恐懼。

在魔沼，在黝黑的世界，希望的燈火在我心中閃耀，幸福在不遠處向我伸手。生命於我，頃間却變得更有意義了……………。

1967年2月

年青人的憂鬱

只要有愛，什麼都是美麗的，
只要你張眼來看，到處都美！

(一)

夜已闌珊，海濱的遊人愈見稀少了。

未到打烊的時辰，這座海濱的餐座依然開放着，冷清得很，除幾棵幽暗樹下的石椅被幾對情侶去作愛的巢窩外，露天瀕海的那張，就屬於他個人的地盤了。

什麼時候來？在這個座位可盤桓了多久，他也模糊不清了。不過透過那雙醉眼，朦朧中，他還可分辨出，無所事事，百無聊賴的老板，在他附近坐上了一段不算短的時辰，並且臉上充份現出厭惡與不耐煩的神色。但誰管他呢？顧客只要付出代價，不論多寡，就佔有一份權利，他有權利要呆上多久，假如他願意的話。

「還是回去吧！」

他頹然地倒靠在椅背上，但腦子却作相反的盤想。「是的，還是走吧！」他盡一番努力，這回是順了腦中樞的決定，勉強支持那顯得異乎孱弱的身軀，端坐起來。

拂拭着散亂的頭髮，也撫着微燒的臉，腦子里仍然腫脹，心脉仍急速跳動着，這是酒精在血管中發生的作用。剛才喝了超量的啤酒，現在尚有幾別克量存留杯中。

「喝完它再走吧！」

他端起酒杯，一飲而盡。

苦澀，無比的苦澀，酒的可愛，難道就在這苦澀中麼？過去望着別人蹙着眉，苦着臉，把一杯杯不知將發生何種效果的烈酒飲了下去，然後勉強現出那股豪勇，壯烈的神采，他認為這是庸俗，俗不可耐，無聊的玩意兒；而今，他不也幹起這種無聊的玩意兒來了麼？

酒，什麼時候開始闖進他生命中？這致命之鴆，何時開始與他爲伍，他怎樣都想不起來了，總之，當他萌起了萬念俱灰的感觸，酒就在他面前呈現了。酒力常會朦朧他的視覺，朦朧里看人生，他不會爲自己暗澹的生命而痛苦，消極。

.....
付了鈔，挪動着有點輕浮的步伐，他用雙手捧着異乎沉重的腦袋，踉踉蹌蹌地在海風吹刮下，循着來路歸去。身後，有人在自動點唱機里投下了代價，一首悲涼的曲子响起了，歌詞里有兩句吉卜賽人常愛唸的句子：

「我從何處來？沒有人知曉！

我往何處去？沒有人知道！」

(二)

家里除了那個在教育界服務的大哥，仍孜孜不倦地在微弱的燈光下埋頭創作外，全屋的人都已晉入夢鄉。

當他帶着濃厚的酒味，醉醺醺地從他身邊越過時，做兄長的攔下了筆，偏過頭露出不悅的臉色說：

「又去喝酒了？」說完，他重重地嘆了一口氣：「以祺，我不止一次地告訴你，你的身體不行，不行！你偏當他耳邊風，你簡直在自暴自棄，作踐自己！」

「酒是穿腸毒物，色是削肉鋼刀，這個我怎能不知？」

他頹然靠倒在他對面的一張籐椅上，望着天花板，喃喃地說：「大哥，假如你遭遇到我這樣的命運，我不會相信你有什么理由，繼續在這世間勾留下去。自己痛苦，累及別人，你想，能嗎？應該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做大哥的跳了起來，桌面上的稿紙被他掀亂了。他愕然，良久方重複一聲：「你在說什麼？你醉了嗎？」

他發現大哥臉上正起了驟遽的變化，立時警覺起來。在大哥面前，以本身的痛苦，失望，打擊而糾集起來的衝動感說了上述的話，在兄弟手足之情來說，未免做得太過份了些。他已嚴重地損傷了大哥的心，當下他愧疚地說：

「原諒我酒後失言，大哥——」

他用一隻手按在劇烈跳動的胸脯，接着連連咳了幾下。

「希望這是你的酒醉胡語。」他安下一顆心，神情恢復過去的溫藹，平和。接着他關懷地說：「瞧！又是老毛病發作了，以後還是不喝酒吧！」

「嗯……」他又連續咳了幾下，無力地反應着。

「夜了，去睡吧！明早還得工作呢——」

他站起身，顯得慵倦，正欲回房，大哥突然憶起了什麼，便從抽屜檢了一張紙條交給他：

「方才珮來過，這是她的留條。」

他接過字條，回到房里按亮台燈，仔細覽閱着。

「以祺：這是你第四次的缺席了，你近來的表現真令我

我不明，也令我失望。你的失信，叫我們學習小組也蒙受

巨大的損失。組員的學習時間大都有限，這點你當十分明瞭；還有，別忘記了你在他們心目中所建立起來的良好威望。

明晚在老地方見，我等你。珮上」

「珮！」

摺起字條，他順勢在案台邊單人牀上仰躺着。珮的影子在腦子里清晰浮現：一個短辮圓臉，身軀矯健，皮膚略帶黝黑的女孩，正發嬌嗔，用黑而亮的眼睛瞪他，像在怪責他近來的薄信寡義，舉止乖戾；但一忽兒，那影象的態度又改變了。充滿溫馨，至情至性的女孩家天賦充分表露出來。眼瞳不再睜大，臉色已委婉，蠕動的嘴角像對他傾訴，表達了多少溫情，愛意。

珮就是這副個性。熱情、磊落，是個善惡分明的女孩。誰什麼地方舐觸到大家利益，她就義正詞嚴，當面聲討；那怕他是太上皇。事情過後，她就馴服一如安戈理猫，叫人憐愛。對大眾如此，對他亦如此。這樣，她贏得了他那不隨便施予的感情，就說愛情吧！她循着愛的途徑，抵達了他心靈深處，啓開了他那終年爲悒鬱所籠因的心扉。

其實珮的闖進他生命之中，偶然性一如那致命之「鴆」——酒；只是她並不致命，她是相反地爲他帶來生命活力。她象徵希望，象徵不朽，生命之燈憑了她，會燃得更久遠，會燃燒得更明亮。

愛情灼傷了他，也擰碎了他一顆心。但愛情也溫暖了他，給他破碎的心顫得以彌補完整。這是指他十年來在戀情方面的失而復得。三年前，曾有過一個在他心房佔據重要位置，並發盡山盟海誓的女友，經不起物質利誘，中途變節背棄了他，追求名韁利鎖的美夢去了。

認識珮，晉而發生戀情，他感到惶惑，莫明。他沒有富豐的學歷，過人才貌；更礙眼的是：那在艱苦勞動中造成的黝黑膚色。如果要從她身上發掘美感，唯一的便是：矯健，伶俐，充滿青春活力！

「醜小鴨」，是的！珮就是醜小鴨。當他們在共同學習生活中，經過頻繁的接觸，而雙雙墜下愛河的日子里，他就老老實實的給了她這樣一個稱號。對這，珮不以為忤，她嘗說：

「謝謝你的餽贈！以祺，醜是幸福的，當自己心愛的人對它並不憎厭的時候。」

她確是幸福的，當她知道他那顆一向自負，倔強的心，被她竊去了之後。

溫馨，甜蜜的爱情，維持了二載，正是情意方濃的時辰，他開始懷疑了上蒼湊合這份「良緣」的苦心。

冥冥中，他彷彿感到有殘酷的魔腕在播弄着他的命運。他有罪過嗎？他前世幹下了什麼冤孽，值得非去歷盡「萬劫風塵」，飽嘗人世最大的哀痛不可呢？

悲痛化為憤慨，思路至此被引到兩星期前某個一生最慘澹的日子里……。

他因老病復發，咳得異常厲害。大哥以良在全神構思某部長篇的一個續章時，被他猛烈的咳聲迫得擱起筆桿，關切地說：

「去接受檢查吧！這樣咳下去，不是辦法！」

「檢查？」他顯得很失望地說：「如果到藥房去作象徵式的推推按按，然後打針配藥，我寧願留在這裡長咳下去，聽天由命！」

「以祺，你不是小孩，怎麼竟講起這些愚蠢話來？有

病在身，焉能不治？」以良激動地說。

「大哥，幾個主要城市的醫院都求診過了，照X光，次數也已無法記憶，病因依然無法探明，你說，那些尋常的醫生，我們有去花錢的必要嗎？」他憑一股衝動，拌着猛咳聲，發洩了心中的憤慨。

「……」

大哥一時啞口無言。沉默良久，他突有所悟地說：「有了，以祺！去看看一個印度西醫怎樣？聽說剛從英國歸來，對內科方面很有心得。」

「那是廣告手法，你經綸滿腹，也受其愚了？」

「在治病，恢復健康這方面我倒寧信其有，不信其無的。」他眼瞳充滿希望之光，興奮地說：「讓我們姑且把觀點退往十數世紀前去，良醫可遇不可求，我們也許會碰到再世華陀，扁鵲，走吧！」

經大哥以良不斷的聳恿，結果他也同意再去碰一次運氣了。

總算毫不困難地遇上了印籍「華陀」「扁鵲」。但他並不當面說出病情，只把以良拉進辦公室去叙了十分鐘。出來時，他清楚看到做大哥的臉色略呈蒼白，並且不很愛說話。

「是怎麼一回事？那年青伙子跟你說了什麼來？」路上，他憂心忡忡地問。他不是未諳常理的人，醫生診查病人，不當面說明病況，他已拿定三分，自身前景不幸的陰影籠罩下來了。

「他說肺部沒有問題，關鍵在你的心跳過份激烈！」他將先前的「憂形」改為樂觀，不在乎地說。

「心跳關係於心臟，心臟怎樣？」

「他並不詳細說明，只表示不要讓病人操持過重的工作。」他支吾其辭，雙眼呆滯，隱憂不時仍形于色。

「你說話吞吞吐吐，似有隱衷，我代你說出醫生談話的全部內容吧！」他毫不避忌地說：「我犯了心一臟一病。對不對？」

「心臟病會產生激烈的咳嗽嗎？別胡扯吧！」做大哥的捧着藥物，加速了腳步，彷彿此時此刻沒有了談話的必要。

在當天晚上，大哥同家人商討有關他的病情時，却意外地被他獲悉了。

呵！大哥在說了什麼？雖然，自己個性一向倔強，對任何災難不會感到畏懼；但當事實擺在眼前，不幸已產生，悲慘的命運已翩然而至，而且就降臨自己身上，誰能不由衷顫慄，誰能不傷心欲絕？

「心臟有孔」這是新鮮的病名。初次聽到，竟然就給自己帶來致命的打擊。這可恨，可詛咒的魔鬼，上天怎麼不讓自己早知它的存在？

健康被剝奪，沒有了活力，青春火焰顯得黯澹，沒有光熱，不能璀璨，竟都是因了它，這猙獰的魔鬼！

(三)

夜風颯颯地吹拂着。

歷史的河畔，一處供人歇息的角落，他如約地會了珮。珮那兩條短辮都結上蝶花，白衣紅裙，樸素中帶有幾分雅緻，這樣的裝扮，在他是認為俱備了少女純真的美。

河水淙淙地流响，似乎在嗚咽。今晚他覺得環境顯有

悲涼的情調。

他望望珮，珮也望望他。所不同的是，她的眼光充滿了困惑，幾乎在爲今晚這個不甚協調的氣氛而惶惑。

「你怎麼老在瞪視我？」他瞥她一眼，又把視線投到漾着燈光的河面，翳翳地說：「你幾乎在用心眼探視我內在的腑臟，你發現到什麼了嗎？」

「今晚的態度，真令我困惑。以祺，你一向自負懂得揣摩人類心理，現在你有爲我感覺得這點嗎？」她愈瞪亮星眸，讓眸子在幽夜抹過一道亮光，但依然充滿疑惑。

「我的心，早已深陷幽谷：沈鬱，淒苦，青春火焰也顯得黯然。珮！原諒我，我實在再分不出心思去顧及任何人心目中的想象了。」

他揪着胸，微咳一陣，然後用雙手去支住那顯得頹唐的臉部。

「怎麼了？以祺，今晚你喃喃着許多頹喪句子，我真要被搞昏頭腦了！」

她的身子靠近他，顯得異乎關懷地說。

「這是我的心聲，最明顯的昭示，怎麼你還不懂？」他低沉着聲調，忽然又回過頭去：「難道大哥沒向你道起？」

「道起什麼？」她的眸子幾乎要脫眶而出了。

「他沒有提起過？他竟然沒有告知你我的一切？」

他的眼眸，漸現空濛，他把空濛的視覺放到遠方，繼而喃喃自語起來：「他沒告訴你。是的，他怎麼能告訴你呢？這事他不也同樣地瞞住我嗎？——」

「以祺，以祺！」

她急得連忙震撼對方的肩頭，叫道：「你在做什麼？」

你在做什麼？」

「珮！」

他立即回復清醒。

良久，他用歉仄的眼光投到對方，特別在那對結着蝶花的髮辮上盤桓一些時候。

「方才我的瘋態復發，說了些連我都不知的話。累你也困惑了，不是嗎？讓我們忘掉它吧！」他用手輕輕撫視着那對短辮，又繼續說：「我幾乎冷落了它。」

「冷落不要緊，但我要妳據情相告！」她扭開頭，用皓齒咬着唇，意氣地說：「剛才怎麼一回事？」

他下一番努力，想把憂情摔開，恢復輕鬆的氣氛，但她那堅持和究詰，又使他一顆心沉了下去。隱匿着苦楚，又顯了出來。

「你將會知道，你也應該要知道的。」

他回復喃喃有詞的聲調。

「那就告訴我吧！」她接着說：「隱瞞不是辦法，有什麼事說出來比自個兒愁悶好得多！」

他又回復沉默了。

這次他緘默的時間特別長久。而她却耐心地守候着，爲了欲解疑團，她不願向他緊逼，她寧用靜默來鵠候她心目中所盼望的事實。

如果是白天，在陽光照耀下，誰都很清晰地看到他臉部刻正產生的變化。而晚上，除稍呈清癯，充滿悵鬱外，他內在所蘊藏的是什麼，連她也大惑不解了。

「珮！」

他劇烈地咳了幾下，抬起頭，用手撫了她的蝶花，隨即轉過身去：「我曾引了莎士比亞一段警句，叫你誦讀，

沒想那竟成了讖語——」

「那爲什麼呢？如我記憶不錯，我還能唸出來：理想與命運常相違背，我們的策劃每被推翻，思想是我們的，目標却不是我們所有——」她順口朗誦了出來。突然，她似有所悟，說：「你是指我們的理想意外有了阻梗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他沉痛地說：「如沒那麼一同事，我們很快就能生活在一起的。但現在——」他嘆一口氣，搖一搖頭。

「把內容說得爽朗一點吧！以祺，你簡直是在折磨我。」她急得跺着腳跟，說。

「不！不能！」

突然，他猛抓頭上的亂髮，痛苦地號叫着，兩眼微紅：好像一個醉漢，他繼續用顫抖的聲調，說：「你不能知道，我不願讓你知道的。珮！如果這是折磨，就讓我折磨你這一遭吧！珮，我愛你，我的一顆心，全部感情，都奉獻了給你。你是光，你也是希望。如果不是因了巨大變故，巨大痛楚，悲慘的命運，我有何理由，這樣折磨你，叫你蒙受困惑，痛苦呢？」

「以祺——」

她簡直不知所措。雖然她瞭解一個知識份子，老是啃着那些憂傷，頹廢的句子是有着其必然的因素的。

「愛的失去，在我幾全然沒有感受到了！珮，莎士比亞也說過：『火燄此填彼起，一種痛苦須由更大痛楚而減輕！』我已是絕望的人，除唯一的路外，我不知自己還有什麼企望？」他的聲調越來越低沉，最後幾句，顯然是泫着淚水說完的。

情況幾乎益顯嚴重，她心跳更加快速起來。

「以祺，以祺——」

她終於方寸大亂，遏止不住聲淚俱下。

「你明白了吧！你明白了吧！」

他蒙住臉，痛苦地報以叫嚷。

「不！」她帶着嗚咽的腔調說：「你不說，我一輩子都無法明白！」

「珮——」

當他情緒稍爲微平抑下來之際，他低喚她一聲，接着把她納入懷里。

微紅的眼眸透着愛的光芒，把髮辮撫弄良久，他突地把嘴湊到對方的唇上，這回，他讓她感到出乎意料之外了。
。.....

(四)

一個黃昏，水平線上的夕陽，把整個海濱染上一片金黃。

康樂亭主人今天大大感到意外，因爲那個近個把月來，均是獨斟獨酌的年青人，今天來了個絕早。

大家雖然面相稔熟，但關係僅屬平常的主顧而已。他照例在無需徵詢的習慣上，遞過一支「烏狗蜜」，便悄悄退下了。

有人說，一個經歷了過多苦難，或受了巨大打擊後，對繼而產生的憂患，有時却會感到泰然自若起來。

他同意此說，因爲他今天就顯出了無比的冷靜，自若。

他也憶起了那天他唸給珮聽的名句：火燄此填彼起，

一種痛苦須由更大痛楚而減輕。——那是更貼切的寫照。由忍痛放棄了愛情，放棄了珮，寶貴健康的失去，繼而是這點微弱之光即將熄滅。最大災禍都算承受了，一副微弱身軀，何能再包容憂鬱，痛楚？

死尚不足避忌，他還有什麼悵惶？

「悵望浮生急景，淒涼寶瑟餘音。楚客多情偏怨別，碧山遠水登臨。目送連天衰，夜闌幾個疏砧。黃葉無風自落，秋雲不雨長陰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搖搖幽恨禁。惆悵舊歡如夢，覺了無處追尋。」

遙望空濛前景，腦海泛起了一闕詞的境界。他不自覺地把孫臨的「河滿子」低吟一遍。

趁夕陽餘暉未斂，他從懷裏掏出一封信，在金光下展讀着——「以祺

寫此信前，想到你有愛引名句的習慣，也費一番功夫，從書堆里引了一則外國諺語，算是投你所好，也當此信的一個開端，料你不會反對的吧！那是：「爲錯誤痛苦到死，不如不痛苦從頭做過。」

的確，在我未明一切真相以前，你處處在顯示着痛苦，絕望。那天晚上的表現與給我的種種啓示不說；在幾星期前，你的頹廢態度，如：不依時回到學習小組指導，甚至有意放棄這個責任（結果是放棄了！）；常常買醉夜歸，不理兄長的勸告，（相信現在仍然是。）千方迴避我，甚至最低限度的通訊連繫。其他瑣碎方面，更難盡錄。凡此種種，一切的發生，無非是因那先天性生理上的缺憾，在你心靈中投下的陰影所致。

以祺，看到這裡，你當感到絕大驚奇，對諸般情況，甚至被認為最嚴重的秘密，我都知悉殆盡。不瞞你說，這

些都是從你家人口中探聽出來的。

大哥以良，是飽學的教育界人士，也是我國當前知名文藝工作者。一如我想像，他確是個飽世故，諳情理，頭腦開明的人，他並不因為我們所持有的關係而將事隱諱。相反的，他在不損毀你的尊嚴原則下，坦然和我討論你的有關既成的事實。

他對你的經已獲知自己生理上的缺憾而感到痛心疾首。他不知這事怎會輕易洩漏。因為在現階段下，他深知這病症被你這個一向身體孱弱的年青人獲悉，是很不容易消受的事。因此，他寧冒大韙，暫時把這事向你瞞住，以祺，你應該明白，當你在巨大痛苦，最大不幸折磨下，而發生憤慨時，首當其衝的便是以良。然而他仍默默忍受着。

私下里，他在為你的不幸而憂心如焚，為你的病症而策定計劃。

以祺，你不要一味孩子氣，心臟有孔不過是先天器官所形成的缺陷，並非絕症。在醫學倡明的今天，憑人工是能夠把這缺陷加以修整的。

假如你有留意報章的話，當會盡信我言不虛。因此，一味消極，痛苦，用含有酒精毒素的飲料麻醉自己，作踐自己，均屬沒有必要，也無補於實際。本來，這病症正需加倍調護，小心處理。現你自暴自棄，我不客氣說一聲，你的光輝前景正操在你雙手上，你認為生命之燈顯得黯淡，只是一種可怕的錯覺，你正憑這股錯覺，用雙手撕毀自己的錦繡美景，用雙手把自己寶貴的生命埋葬。

以祺！自那晚以後，雖然你對我多方迴避，但總算我能得到一封你的親筆函，雖然那封信實際上是對我們間愛情所發的「訣絕書」，但我並不因而絕望，灰心。相反的

，從函中我多少瞭解了你對人生，對愛情的若干看法；因而我更有必要賴在你生命的圈子里，關注你，協助你對那個爲你帶來不幸命運的惡魔而鬥爭。

以祺！戀上一位生理上有缺陷的青年人，並不意味着蠢笨與不幸的事。偉大，純潔的愛並不根源於精神物質，幸福愉快的生活，而是在憂患中，能苦難與共的日子里。祺！我或許淺薄無聊，擔當不起偉大情人這個稱號，但我自信有這個精神。相信我，我不會順勢冷卻掉我們間多年培植下的情苗，無論命運怎樣安排，我均不反悔，永遠也不反悔！

祺！我親愛的，希望你從短暫的消極中清醒過來，回到現實，抹掉哀傷，重振意志。讓我們共同攜手，爲未來的一切重新策劃，你現在同意了我信首所引錄的那則西洋名諺了嗎？

告訴我一個你答應在老地方會晤我的日期，我正有許多問題，想提出來和你共同商討，解決的呢。

末了，讓我用我至誠的愛，純潔的愛，濃重地包圍着你，爲你摒除憂鬱，驅走哀傷。我要你真正甦醒，恢復信心，並感覺到有如某名作家所說的那句話實況，即：

——只要有愛，什麼都是美麗的，只要你張眼來看，到處都美！

珮上X月X日

信讀完，他真正嘗到熱淚盈眶的滋味了。

不幸的陰影，在整個生活中籠罩着。長久以來，他都深切體味到自己被擯棄於幸福圈外，甚至被置於一場生命的空前浩劫里。但他畢竟沒有毀滅，有一股強大的力量庇護他，把他從毀滅邊緣引回。他深吸一口涼氣，爲這次的

萬劫歸來而驚悸着。

他明白了那股力量是什麼。

愛，偉大的愛，珮的化身。

他把那爲他帶來許多感觸的信揣入懷里，對着石椅上那杯鼓着泡沫的啤酒，冥想一會，終于取出酒錢，壓在瓶下，頭也不同地逕自走開。

「我知道我從什麼地方來，我也知道我應往何處去了。」

路上，他邁着輕鬆的步伐，這樣地想着。

(五)

沿着歷史河畔一條熟悉路道，他加快步伐，來到一處令他產生親切感的所在。在一座建築物前，他駐足觀望。用國語書寫的一行大字「民衆會堂」，清晰地現在眼前。

被用來議事的內室，燈光亮着。里邊囁囁的討論聲調，外間隱約可聞。他猛記起，今天正是他應該出席指導小組學習的時間。當下他拂理一番頭上的散髮，狼藉不堪的裝束，然後昂然進入會堂，熟悉地推開那扇中間嵌着玻璃的大門。

「呵！——」

在座當中，有人驚訝地叫起來。

「是你——以祺！」

一個和珮同樣裝扮的女孩，蹦跳地走上前，不時幌着那對短辮，親切地向他招呼着。

「可敬的年青人，我以爲你不會再來了！」

一個受英文教育的中年人，也卸下筆桿說。

「是呀！以祺，你先前真叫人失望。不過，我仍堅信，你不會是個不負責任的人——」平素對他敬仰的另一個年青人，用無限欣慰的口吻說。

「不知你最近出了什麼岔子，珮憂心到連話都不願意多說呢！」平素知道他們之間感情的某個學員，用調侃的口吻說。

面對着親切的人群，親切的場面，他幾乎感動得流下淚來。

內心情感即使波動着，但他仍勉力壓抑，不讓它奔瀉。他一一地執着他們的手，強露歡顏，感激他們真摯的關切，熱情的慰問。

抬起頭，他看到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寫着幾個字。字體雖不娟秀，但還堅實有力。這字跡他感到異常熟悉，如猜臆不錯的話，捨珮其誰？可是珮呢？他自己不覺地納罕起來。

「一個年青人的憂鬱！」

他一字字清晰地喃唸着。

「你們是在上作文課？」他說後，又復自言自語道：「應該不會是。這題目怎麼叫人下手？」接着他反問道：「誰出的題？」

「是珮講的一個故事。未講前，她還說這是很具現實性的題材呢！」口才伶俐的短辮女孩先行解釋道。

「珮？她講故事？」

他詫異地向四邊張望着，好像在搜尋珮的影子。

「小組里沒人指導，大家就擁你得意的門生珮作臨時指導人。她上台就說了這一則故事。」她繼續解釋道。

「內容真是悲哀，動人。可惜講到尾聲時，她就推說不舒服，匆匆走進盥洗間去了！」另一個學員插嘴說。

「是說一個青年，正逢不幸的遭遇——發現自身生理上嚴重的缺陷的悲劇嗎？」

他已心里有數，問道。

「正是。」短辮女孩天真無邪地問：「難道你也讀過？珮說這是一本名小說哩！」

「豈止讀過，我還認識主角本人哪！」

他苦澀地笑着說。看看珮還未出來，他毫不猶豫地步上講壇。

「最後部份由我來說吧！我想這會比較貼切些——小琳！你說，方才講到什麼地方？」

短辮女孩也毫不猶豫地應聲而起，正追述時，珮出現在盥洗間門口了：

「以祺！」

當她一眼瞥見講壇上那個清瘦人物時，頓時熱淚盈眶，抑不住感情衝動，遙喊了起來。

她移近講壇，雙眸凝視着，幾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實。

他眼角微紅，臉部明顯地抽搐着。情緒在起波動，他抑制。大庭廣衆之前，他不能顯出脆弱的感情，一如女孩家。

「你坐下，我爲你說完這則故事！」她準備坐下，但很快地她又站起身。

外邊有人敲門。

她疾步前去開門。更令她驚異的事出現了，來人竟是以良。

「是大哥！你——」她不知再要說什麼。

「我找以祺，他不在這嗎？」

他氣喘吁吁地問。

「大哥！」

他從里邊聞聲出來。

「哦哦！我道你又溜去喝酒，沒來上課呢！」

以良臉露喜色，感到莫大欣慰地說。

「希望他果真從噩夢中醒轉。」珮顯示無限的歡奮，瞥了他一眼，又顧向以良，說：「大哥，我心頭重壓已經消失，相信你也一樣！」

「讓我們聽聽他的講演去吧！」以良邊說邊步入「教室，在後邊找個座位坐下。

大家都聚精會神地在諦聽這個年青人，繼續那悲悽感人的故事講述。

珮心胸中滾過一陣又一陣的波濤。

興奮夾雜悲涼，她不安地啃着唇。

情感和心頭意念同時萌生，意念壓制了前者，她不待他把那段尾聲述完就奔上講壇，對在座的組員說：

「請諸位原諒！這故事就講到此爲止吧！」

舉座嘩然。大家都莫明她怎麼會來這一着。

她不理身邊的他的反應，繼續說：

「兄弟姐妹們！基于種種理由，我認爲這故事沒有再講的必要。因爲再講下去，這個串通演出的騙局罪名可就大了，我願自行揭發，這故事是有其人其事，但無作者，無該書！所謂名著也者，不過是想藉此收吸引力之效，相信大家必能體諒我這點苦衷，不予以追究的吧！」

大夥兒這才寂然。

「空穴來風，其來有自。你何妨將撰述該故事動機告

訴大家呢？」

以良先是疑惑，後遂恍然大悟起來，瞥了以祺一眼，微笑着說。

她當下神情肅穆地說：

「這故事並非杜撰，而是事實，我不願再蒙蔽大家。前邊所講的故事主角，就是他——以祺！」她紅了眶子，聲調含有些哽咽，朝身旁的他指着，「一個不幸的，憂鬱的年青人！」

「呵——」

小琳猛揪一旁短辮，睜大杏眼，張口咋舌地向兩旁張望着，像是在尋找與自己同感的驚愕者。

「以祺兄好端端的，竟然患上了心臟有孔症，我怎麼也沒想到！」先前那個年青人感喟着說。

「但願這也僅是一個騙局，一個故事！天……」有人被這場驚駭怔住了。大家望着這個年青人，心里頭油然而起憐憫，惋惜。

「珮——你長期以來的悶鬱我們全瞭解了！」

小琳憂沉着臉色，低低地說。

.....

全室驀然沉寂下來，沒有人願在這刻發言。

大家都保持靜默，似乎有意從先前的故事里，發掘許多符合實況的片斷.....。

以良別過頭去，他內心感到無比的辛酸。這種不易消受的場面，他在盤算着如何設法儘早離開.....。

(六)

以良離去良久，他們才結束今晚的補習課。與其說是補習，毋寧稱為討論課更來得恰當，時間除被用給組員們表達內心的情感，以及向他致慰外，大部份都用來討論解決的方法。

在座諸人都屬家境貧寒的勞動階級，無能力捐出大筆款項，供他出國治療。但大家都表示欲盡最大力量協助他。

獻出部份薪金，自告奮勇尋訪名醫，和記者聯絡，廣佈新聞，呼籲社會人士同情捐輸的方法……都一一被提出來。

大家盛意拳拳；一片熱誠幾乎將他溶化了。他以無限的感激，承受他們的美意。

家庭以外，在社會中他初次嘗到溫情。

回家的路上，他激動地摟着她，邊行邊說：

「珮！這是你特意的安排？」

「不！應該說是無意間的安排。」她興奮地說：「爲你意外帶來人情的溫暖，你還能自暴自棄，作踐自己而辜負大夥兒對你殷切的寄望嗎？——」

「珮——」他再次感動地說不出話來。

「我已決定了——」她用堅決的語氣，說：「不論情況起何種變化，此生我是跟定了你！伴護着你！祺：別叫我再失望，行嗎？」

「我讓你受罪，珮，我的心——」

他的嘴立刻被她堵住了。

我不願再聽這些，住嘴吧！」

她裝着氣惱的樣子，瞪了他一眼，隨後說：「工作了幾年，我私下里的積蓄了千來元的數目。祺！那天你成功出國動手術的話，我一定悉數拿出來，聊表心意。你不會不接納吧？」

「我不知道要再說些什麼了，珮！」

經過一個稍為僻靜，行人稀少的街巷轉角處時，他情不自禁地把她緊摟，然後俯下頭，在她唇上深嘖了一個長吻……。

來到活躍的街衢，望着熙攘的行人，車輛以及閃耀着五彩繽紛的鬧市，他對着她輕快地誦讀着她信末的那段名句，然後說：

「珮！我現在算是真正領略到這名句的意境了。」

1966年5月

古大媽的眼淚

「那麼……」阿強微低下頭，用一根手指支着削瘦的臉，冥想一會，再回復好奇的心理，雙眼盯在對方那張露着得意蔑笑的嘴上，說：「上學要帶書包嗎？課堂內老師也監視學生做完習題交卷後始能離開教室嗎？」

「大學不是中學，大學生不是中學生，還要書包幹嗎？再告訴你一些更有趣的事，阿強，你見過我們中學期間那個結了婚，生孩子還繼續唸書的？」

「沒有！」阿強立刻搖頭，還露着驚異的眼光，反問：「難道大學裡頭有？」

「不但有，普遍着哪——」那個一幌腦袋，從褲袋摸出烟，抽一根啣在嘴里，接着說：「我們的系里就有幾個男女同學已當上父母的，最有趣的是：教授太太還同我們就讀，這樣的同學，無緣份一生也遇不到……」

「嘖嘖——」阿強透出了艷羨的口氣。

「更有趣的事多着哪——」那個似乎有意在無知小伙子前吹噓他的見聞，以及平凡無奇的大學生活，於是猛猛吐一口濃烟：「唸大學不但不受師長督管，更不用做甚麼撈什子習題，有課就上，沒課就可以逍遙。我們系里就有好些個全然是看心情上課的。」

「真有此事？——」阿強睜大眼球，半個舌尖露出嘴外，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「不是新聞了，大學本來就是供人自由學習的園地。你肯勤奮用功，就有成績，要不然，混了四年依然學不到東西。」這個向阿強說教的年青人不憚煩地繼續發揮他的經歷，說：「我聽說有個學生，他仗着家境寬裕，呆在校

里混日子，弄到功課都得每年重修——」

「結果呢？」

「結果方帽子是戴上了，但肚里還是空洞無物。」

「運佳！告訴我一個大約的數目：唸大學每月需要多少？」

阿強腦里徒地掠過一個念頭，便按下好奇心理，轉求瞭解實際的問題上。

「這個——」楊運佳面對核心問題，略作盤算後說：「別人不瞭解，以我而論，沒有兩百元不成！」

「嘖嘖——」阿強再次露了舌頭，眼睛睜得更大了。

「沒有好嘖的：大學本來就是供給環境好的人升學的場所：窮人不是望門興嘆就是唸到中途輟學，滋味不好受。」

「苦學生聽說也有唸大學的呀！」阿強這次不全然信服楊運佳的說話了。過去，他就耳聞目睹不少苦學生順利完成大學課程的事蹟，窮學生並非沒有機會，他知道得很清楚，運佳過份的言詞嚴重地損傷了他的自尊心。

「少之又少！」他斷然地說，毫不顧慮眼前人物心內變化的情緒。

「只要有就好，我願是少之又少中的一個。」阿強這回是在喃喃自語了。

「拐彎抹角，原來你是打主意升大學去的？」楊運佳有意無意地端詳對方一會，然後帶着懷疑的口吻問。

「只是希望——」阿強臉色一沉，似乎有某種隱衷使他不能暢所欲言，他放低口氣，轉向運佳：「如果節省到常人所不能節省的地步，唸大學總該可以吧！」

「怎麼省法？要花的不能不花，即使餓肚裸身，學校

用費同樣得繳交，沒聽說有白唸這回事。」

「不是這樣，我是說：爲了學業，比常人多受一倍的苦我都樂意。」

阿強青白的臉，現出無比堅決的神情，像一個勇士面臨對手的挑戰，所表示的果敢與信心。

這樣，楊運佳不能再說甚麼了，他瞭解阿強的性格，那個從小就在窮困環境中培養、鍛鍊起來的心志，艱苦的生活無論如何都難不倒他，征服不了他，倒是他擊退了不少次的現實挑戰。現在——另一個新的戰鬥號角又在前面鳴响了。阿強起身結束了一小時的探訪，走出楊運佳那座精緻的住宅，朝向自己浸浴在暮色蒼茫中的「菜園屋」走去。

(二)

想起前途，擺在眼前第一個目標是唸大學。

當衡量起希望的多寡時，他清楚發現有一道陰影籠罩在曲折的前路。

可怕的陰影逐日擴大，它籠罩着前途，也籠罩着他一片孝誠的心。

想着想着，阿強突然鬆落了手上的「巴冷刀」。起先微感暈眩，進而天旋地轉，臉上發青，滲着髮間流下的汗滴，他用手托着冰冷的面頰，勉力拔起浸淫在泥淖中一整天的腳，爬上岸旁的小徑上。

離開那長滿山芋的沼地，身上不舒服的感覺並沒減輕，相反的，胸膈內猛然掀起的壓縮力使他不能藉休息爲名，欺瞞那個同樣在附近採割芋葉的古大媽了。他那無法控

制的劇烈嘔吐聲驚動了她，使她倉促間顧不到手上還捧着大束的筍葉，惶惶地奔濺着四射的泥漿，走過來。

「阿強——你——怎麼啦？」

阿強的臉色叫她驚駭，用不着猜臆，心里早就深知這可憐的孩子，爲升學問題而澈夜未眠，以致在精神過度虛耗下鬧出病來了。

「精神不夠，我早就勸你不要出來！——不聽，一萬一千個不聽。」

古大媽扶着臉色由白轉青的阿強，一邊用隨身帶着的風油爲他揉抹，一邊用關切的口吻埋怨他：「現在怎樣？好點嗎？」

「沒甚麼，休息一會就好。」阿強噓一口氣，仗着風油的功力，他感到少許舒適。

由自己的不適，復轉而想到大媽，眼前這個待己恩重如山，慈祥老邁的婦人。一把年紀了，頭髮已蒼白，如果說人爲了生活而生存，她早就沒有生存的必要。她爲甚麼要活受罪呢？別人好命的在這個時候早就華堂享清福，過着上好的物質生活了。但古大媽似乎沒想到殘餘生命是一種累贅，她似乎想到他的生存是一種責任，責任未盡她不願就倒下去。

從早到晚，她就一個人在菜園操作，有時飼豬的食料完了，得到離家遙遠的泥沼邊割取筍菜，除了病痛不能起身，從無間歇。

老年人，更強健的也有衰頹的一天，古大媽已瀕臨六七十歲的中數，能操勞的體力已日漸消退，精神也不比往常矍鑠，工作時老需携備風油。有時她操勞過度，精神不支，頭暈目眩，只好自己掙扎着，支撐着顛巍巍的老身，

一聲不响地用風油自行揉搽，沒有人扶她，關照她，小心察看她的臉色，一如她殷切關懷他阿強一樣。

古大媽吃盡苦辛，捱盡苦難歲月的折磨，從不在人前嘆一聲氣。她爲了甚麼呢？阿強心里明白。要不然，他斷不會冒失眠之苦，絕早帶着雷鳴空腹，跑段不算短的路程來割山竽了。

「振作起來！阿強！」

他心頭有聲音告訴自己：「大媽爲你受苦太多，你不能一輩子叫她爲你受苦。你看她的皺紋、她的年齡，那副龍鍾老態，那對長年讓陰鬱封蔽住的眼睛，這樣幽翳的晚景，你豈能再加重她心頭的負累？」

「你有紅日方昇的生命，爲甚麼讓我在晚景中飽嘗落寞淒涼，你有青春與活力，爲什麼不帶給我一線希望，一點慰安。」阿強眼前又出現了古大媽那正淌着汗滴的皺臉上，深鏤的橫紋，好像在對他表示什麼，也好像在對着他提出無聲的控訴。

「大媽！大媽！」

阿強突然撲到她的懷里，一隻手搶掉對方的「巴冷刀」，傷心下淚地說：「放下你的刀，大媽！從今天起，我不要你再幹這樣的工作。把一切交給我！你撫養我十年，恩重如山，我不能迫你受苦，活受罪！大媽！你老了，我正年青，讓我好好供養你，不然我對不起媽，也對不起爸。」

「阿強！」

古大媽緊摟着懷里枯瘦蒼白的小伙子，淚汗交織，淌滿臉頰，也抽泣起來：「我才對不起你的爸媽！他們只有你這一個孩子，我都無法培育成人，還算做什麼大媽？我

真負了他們。」

「不提這個，大媽！」

阿強抬起頭，用手抹乾淚雨，也爲大媽拭抹一陣，然後起身取過「巴冷刀」，直往泥濘的沼地走去，一邊說：

「你就留在這裡細竽菜，不許下來，我已拿定主意，不讓你再種菜養豬。」

「不行！阿強！」

古大媽倏地像覺察什麼似的，也顧不了腳底下有何羈絆，直奔過去，嘴里說：「你的身體還未好——」

但那小伙子却什麼都不理會，只振作精神，心無旁騖地在泥淖中割取他的竽葉。

(三)

連着好幾天，古大媽被迫留在菜園屋內，不許幹粗重的工作，而種菜，採山竽，養豬，阿強都要自己來。對於過去常提及的升學問題，總是三緘其口，這樣，一向對他呵護備至的大媽反顯得不安起來。

體格原本孱弱的阿強，過度操勞，神形益顯得枯槁，蒼白的臉色驚醒了至情至性的大媽。說什麼一把年紀的老年人，應該有個靜養的時候，用安逸遣度晚年。她大媽經不起小伙子苦苦哀求，鄰人後里的勸好勸歹，只好循菜園世界里頭的幾個例子，以「勞動年青人筋骨」爲名，勉強接受了。但只有幾天，善心的大媽立即警覺過來，她清楚知道，阿強不適合這種生活。他有一顆飛翔的心，她發覺那顆心不止一次在做着最大努力，竭盡力量去作智慧高峯的攀越，浩瀚智識海洋的飛渡。表面上他是盡了孝道，至

少他的軀幹動作說明了這點，但那顆年青人的心，讀書人的心，早就離開了這枯寂的菜園世界。

「這孩子真可憐！」

在一個夜色蒼茫的昏夕，古大媽倚閭望着憔悴的阿強從芭園來歸之際，心里萌起深沉的感觸：「再這樣下去，我會誤了他一生。」

想着想着，深凹的眼眶禁不住掉出一顆豆大的淚珠來。

阿強帶着疲累的身軀鑽進矮小而又幽黑的木屋里，作例常問候她大媽外，吃飽飯就點盞煤油燈，捧着書本翻閱。文字她不懂，但從書中一些數目字和圖案，她懂得大約是算學之類。有時某處有疑難，他也顧不了屋外深黑，拿了書本就出去，說是到同學家，研究一些問題。

午夜夢迴，她照例要起身為阿強檢拾被褥，恐怕這小伙子着涼。每次她都留神去注意這可憐的小伙子蠕動的唇角，以及那模糊不清的囁語。

算學的數字，升大學的幻夢……在夜的夢境中都一一復現。有時狂歡高呼，有時嚶嚶哭泣，這些情景，古大媽看在眼里，疼在心底。看着年青的一輩，有志難伸，再看自己一把年紀，風燭殘年，不堪回首，也怕想到未來。這樣，睡意全消，整個夜里只有伴着屋外的蟲鳴，阿強模糊不清的囁語，直到天明。

「我不能叫阿強爲了我，害他斷送對途。不！我一定要給他升上大學去，一定要！」

一到天亮，她時常都這樣告訴自己，然後才願意下廚造飯。

在市區內一座建築精緻的住宅里，古大媽和阿強的同學楊運佳相對而坐，彼此好像都把話題說完，然後都掉入沉思默想中，互不着聲。

良久，還是運佳打破沉寂，重複強調他方才的說話：

「亞嬸，讀大學不像讀中學，沒錢可以馬虎拖過。實在沒有千把兩千塊打住底，休想進得了校門。再把話說回，如果湊足起碼的入學經費，但以後四年怎麼捱？有許多窮人家就這樣的讀一段停一段，結果無法再繼，弄得半天吊，上下不得，白賠許多時間，金錢。」

一邊聆聽，一邊沉思的古大媽，額上皺紋越發緊蹙，密摺起來。最後，她扳開鬱鬱的眼睛，低聲說：

「唉！真難！我那來的法子供他好好讀上大學？可憐的孩子，可憐的阿強……」接連下去仍是模糊不清的嘆聲。

運佳估計不到他的話會給對方帶來絕大傷感，因而立刻感到有點過意不去。他也埋怨自己，對任何人，任何情況下，從不修飾自己的說話，把話說的技巧些，過去，他就幾次損傷了阿強的自尊心。

「阿嬸！」他着手編一段安慰的話，安慰眼前這個慈祥善心的老人家：「不能升大學是件平常的事。試想看，世間品學兼優的不少，但能繼續升造、實現理想的人有幾人？再說阿強也提過，爲了你老人家，他非盡點孝心不可，他不願見你一把年紀了還受苦。」

這些話好像很有效力，古大媽冥想一會，突然抹着潤濕的眼眶，煥射着充滿一線希望的輝芒來。

考慮後，她終於正身來提出另一個話題：

「阿佳，剛才你提過，什麼獎學金？是怎樣的？」

「獎學金？」

楊運佳苦笑。方才他確提過，讀中學期間家境清寒的可憑成績優良，獲得社團助學金，捱過中學階段，沒想她竟在意這點，而且認真，把供阿強唸大學繫在這點渺茫的希望上。他也理解古大媽怎會突然煥發、有勁起來。現在，他再也不忍撕碎這顆「慈母心」了。於是他說：「這個嗎？我入學不久，不很清楚。讓我問問看，再告訴你怎樣？」

這樣，古大媽就沒話說了。

臨走時，她仍殷殷關照他為她留意這個問題，說怎麼也要知道「獎學金」這回事。

連佳清楚看到，那雙煥射着短暫光茫的眼睛，又恢復憂鬱和暗澹了。

(四)

白天過了是黑夜，黑夜過了是白天。一個月就這樣無聲無息地過去。

一個月來，雖說古大媽的工作有阿強取代，輕鬆至極，但阿強的前途，升大學唸書的事，却無形中成為精神的負累。為此，她整日憂心忡忡，寢未能眠，食不甘味，身體的健康更大不如前，她蒼老得更快，精神也萎靡下去了

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一向顧及自身生命存留多久的大媽，在一個頭暈目眩的黃昏里，懷疑了自己生命之燈，能燃燒多久。她為這種

不尋常的預感而戰慄，也爲未了的責任憂心。

「過去的，已經很久遠，未來的，一切都太短暫，唉！」她用結繭的手覆在霜白的髮上，又撫着額上的深溝紋，還有手脚上虬結的青筋，嘆息連連：「唉！遲了，天近黑了……」

一隻昏鴉，聒噪着掠過木屋頂，古大媽鉛重的心，顯得更深沉了。

「大媽！」

阿強回來了，帶回一身焦陽的氣息。只不過一個多月，這小伙子便一身黝黑，面目全非。黑沒關係，倒是阿強的前途也蒙黑起來，大媽心底有如挨了千刀戳割，她不得不借準備晚餐爲名，悄悄回到屋後抹乾眼淚。

「阿強，你聽我的！」

晚餐過後，古大媽趁阿強休息未捧書本前，把他拉過來說：「菜園工作是不適合你讀書人幹的。你心里想讀書，唸大學，我全都懂，也希望你能夠。阿強，大媽雖不生你，但你對大媽的孝心，待大媽的苦心，親生子也不如。阿強，大媽愛你也勝過親生兒女，雖然大媽膝下無兒。你爹娘不幸早死，他們把你交給我，我就立下決心遵從囑付，怎麼苦也要撫育你成人，受高深教育，告慰你爹娘，也盡了我的責任。阿強，老年人不害怕說死，活一把年紀的人，像我，隨時都會死去。但現在就死，你知道我怎麼也不甘心。你看你這個模樣，唉！」古大媽說到這里，淚已脫眶而出：「書讀不成，又在這里受苦，我怎麼對得起你？怎麼對得起你爹娘？」

「不提這個，大媽！」

阿強瘦癯的臉，也掛了兩行清淚。

大媽嘴里是說對不住他，但却覺得負了大媽太多。大媽茹苦含辛，十年心力交迸，讓他承受了高等教育，而她依然晨罩風霜雨露，午抵驕陽曝曬地幹粗活，受苦太多，他才是真正對不住她。

「阿強，這裡不是你生活的地方。你一定要去讀書，大媽為你設法。一定要！」古大媽收起哽咽的聲調，強顏作歡地說：「我已作了決定，你安心去讀書吧！」

「大媽！」

阿強頻頻搖頭，作個苦笑。這是可能的事嗎？他不是小孩，大媽怎麼竟做起哄小孩的勾當？但大媽的苦心，倒是令他感激萬分的。

「就這樣說定了，阿強，大媽盡力給你設法，成了，你就去讀，我這裡不用你憂心——」古大媽語氣帶着肯定。

「大媽！」

阿強懷疑事情的可能性。他瞥了龍鍾老態的大媽一眼，想到她的黃昏人生，心情愈加沉重。他照例搖着頭，嘴角泛着苦笑……。

X

X

X

一切出乎意料，阿強前此不敢想像的幻夢，綺麗的美景，終於變成了事實，擺在他的眼前——他能同其他幸福的學子們一樣，馳騁在大學疆場，共爭長短了。

這是一個距開學期不遠的黃昏，氣喘吁吁從豬寮里卸工回木屋時，古大媽興沖沖地告訴他說：

「阿強，你可以讀書了，可以讀書了！」

「大媽！」

搖搖頭，阿強在這點上成了習慣。還有苦笑，這是配合搖頭的動作。

「真的呀！」古大媽不以爲忤，爲了証實一切都是真實，她把阿強拉進房里，強揪他坐在木床上，然後回身從一個舊陋的皮箱內，取過一個用陳年老布紮緊的包裹，打開來，出示一小疊青、紅參雜的鈔票，說：「這些夠你進校用嗎？」

「大媽！」

阿強睜大雙眼，幾乎驚叫起來。興奮佈滿整個臉上，一向泛着苦笑的嘴與雙眼一樣張得大大，希望像電光掠過眼前，美麗的遠景不再是夢幻中的畫幅，憂郁被攆走，他的心已隨着希望的閃光照到建築巍峨的學府里去，古大媽在說些什麼他全聽不到了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怎麼一回事？大媽！」

被興奮冲暈了整個頭腦的阿強，挨情緒稍爲平靜後，執着淚痕滿臉的古大媽的手，說：「你哭了，大媽！」

「不！」

古大媽立即破涕爲笑，用另一隻顫動的手覆在阿強的手上說：「大媽是高興，幾年來大媽都沒有像今天這樣高興過。」

「大媽！」

阿強掙脫古大媽的手，改用雙手搭在她的肩上，彼此都情緒激動，彼此都縱懷痛哭起來。

(五)

在親朋鄉黨的協助，古大媽奔走設法下，阿強終於改變念頭，離開哺育自己長大的菜園世界，到夢寐以求的大學中過着半工讀的學習生涯。

入學後三個月，阿強第二次收到古大媽的來信。（因她不懂文字，讀和寫都由鄉里人幫忙解決）同前一封一樣，內容不外是勉勵他加倍努力，用心致學，不要掛念她，她一切照常，身體健康之類。雖然回信時沒有作特殊的報導，但阿強的信還是一封封寄回去，他除關心課業，專心做學校分派的工作外，他最關懷的還是年紀老邁，還要操勞供他讀書的大媽。

由於托人書寫的不易，阿強只收到大媽兩封信。直到考完試放假要回家前，阿強還寫了這樣一封信給大媽——

親愛的大媽：

我們考試舉行過了。成績雖未公佈，但考者本身心里有數。好些同學在這場考試後，或喜神悅色，或慚作憂急，幸好強兒恪守教言，在校不負厚望，作了充份準備，憑自己能力的企及，細心忖度，知道應該不屬後者之類，大媽但祈放心，毋庸置疑。

知道大媽來信不易，自接第二封信後，迄今已數月，未悉家里情況如何？不過還好，學校即將放假，強兒很快就回去和大媽相聚一個時候，大媽茹苦含辛，盡心瘁力為強兒，強兒終身難忘。回家後一定利用短暫的假期，好好侍奉你老人家。

親愛的大媽，相信你一定很高興見到我的來歸。回家第一件事，我要看到你臉上掛着歡笑，但不是淚。祝大媽

健康、愉快！

你的強兒敬上

X月X日

X

X

X

「阿強就要回來了。——」

古大媽身在菜園芭中，手握鋤柄，頭上還戴那頂經歷過多少次風吹雨打的笠帽，怔怔望着銜吞整個夕陽的遠山，嘴里喃喃有詞。這句話在她心里重覆唸過幾回了，她自己的臉頰也用手撫摸過幾回了，她想：「阿強回來，我這副樣子他見了會多傷心？會多傷心？……」

夕陽餘暉籠罩着菜園，把古大媽的臉色照得更蒼白了。是的，她顯得異乎清癯，本不明顯的顴骨，竟尖稜突出，雙眼無神，腰身比前更佝僂，揮動幾下鋤頭，就連連噓氣，喘不過氣來；而最嚴重的是腳跟產生了虛浮的現象。這個感覺很給古大媽帶來驚慌，同時也立即使她想起自己生命之燈來。

「天很快就黑了，唉！可憐的阿強！」

夜幕低垂。歸鴉從頭上掠過，那沙啞的聒叫驚醒了迷惘出神的古媽，她想到豬料未煮，即刻拖着疲憊的身體回木屋里去。

X

X

X

心里懷着無可言喻的興奮，阿強從北上的列車跨下月台，立刻朝座落市郊的那個菜園芭走去，一百一千個惦掛和祝福，期望中古大媽掛着歡笑的慈臉，自己一手種植的農

作物，親手飼養過的豬子……幾分鐘後他就要與他（它們）見面，世間還有什麼比這更興奮、愜意的事嗎？

阿強在校聽同學說過，老年人血氣虧損，應該吃些增氣補血的藥物，俾保健身體，因此他省吃儉用，買了一瓶當歸精回來奉獻大媽，要讓她驚喜一下。

到了木屋，興沖沖的阿強心里冷了半截，大媽到那里去了？平常白天，這道門扉從未關閉過。他推推門，才發現門扉沒上鎖，大媽一定在里頭了。

「大媽！大媽！」

他一邊進屋一邊高喊，他希望大媽在後房聽了立刻奔出來，帶給他一臉歡笑。

「阿強！」

有反應了，但是很微弱的反應聲。

「大媽！」

阿強心搏下意識地激烈跳動着，先前的歡悅被這股反應聲一掃而光，他蒼白了臉，帶着緊張神色，直奔進大媽睡房裏去。

「大媽——」

終于見到大媽。頭額覆巾，臉色青白地躺在牀上。她沒有立即起身接待他。

「強兒——」聲音顫動而微弱，眼眶內早蓄淚珠，緊隨喚聲潛潛而下。

酸淚盈眶的阿強，早就肝腸寸斷，連喊幾聲大媽，便撲倒牀頭，小聲抽噎起來。

數月未見，大媽怎麼會糟透如此？神容枯槁，面目全非，昔日音容何在？歡笑那裏去了？……呵！可憐的大媽，她遭遇了什麼呢？

「你回來了，強兒！」

兩人縱情大哭之後，古大媽用熱得燙人的手，撫着阿強的頭，乾癟的嘴角勉強泛起笑容，用淚眼望着苦笑，阿強一顆心像被萬馬踐踏，痛楚得連感覺都沒有了。

「病了，大媽！多久了？怎不通知我？」阿強忍制傷痛，盡量壓抑哽咽聲。

「不要緊的，昨天淋了雨水，發點燒。」

古大媽說話有氣無力，她也竭盡所能在掩飾嚴重的病態。

阿強已是大學生，普通知識不是沒有，觀形察色，他知道老邁的大媽病情不簡單，淋淋雨發高熱，神容不致這般枯槁，氣色不致于這般衰敗。如果預料不差，他自己的遠景，又是蒙上一片陰影了。

左思右慮，終於他說：

「大媽，淋雨發燒不打緊，但病宜早治，讓我給你送到醫院去，不然我不放心。」

「不必——阿強！」大媽神智略顯昏迷，她乏力地搖頭，然後用手臂覆在額上，說：「讓我歇歇片刻，睡一會就好。」

阿強只好悵然起身，懷着沈痛的心情，爲大媽覆了被褥後，踱出木屋外，的確，這意外是他生平所未嘗受過的。

(六)

大媽進院療養，在阿強來說，算是卸下了一樁心事。在回途中，他爲自己及早歸來而慶幸，他不敢想像假如他

在校中遭遇上什麼羈絆而延遲歸來的情景。大媽拼死拼力，活活受苦，他怎麼對得住她？

由大媽在院方的情況看來，阿強事先的憂慮是完全不必要的；她確是因工作過於疲累，精神不支而受涼感冒起來。

想着想着，蒙黑的前景，頓呈明亮，烏雲一掃滿天光，他欣慰地提着輕快的脚步向前。

回到家，做完例常的工作，已臨黃昏。

捧了一本書，遙望隱入雲層的夕陽，暗澹的昏景，回首前塵，思慮未來，不勝感慨萬千，原本清靜的心，頗似泥淖般混濁起來。

當他爲這人生感到惶惑，竟至於迷惘，眼前景緻却呈明朗起來。沉入山腰的夕陽，倏然大放異彩，暗澹的昏夕不再暗澹，田園世界不再昏沉，彷彿又回復到大白天那種生機煥發的氣息裏，這自然界的倒行逆施，假如能長久這樣延續，一切將會怎樣？

這就是迴光反照嗎？阿強被弄糊塗了。

X

X

X

強兒：

打算給你寄上這封信，我猶豫不決了好久。從你的來信，我清楚了解你在校中的全部情況，也清楚你此刻的心情。不是嗎？你每天都在又積極，又憂煩中治你的學問。你是個好孩子，你有與衆不同的心腸，在繁重的工作與課業的高壓下，你還在擔心大媽，你還在爲自己而撇下大媽負疚，你甚至動過念頭立即休學，回來待奉你心目中恩深

似海的大媽的風燭殘年。強兒，這些我全懂，撫養你十載，朝夕相依，你的個性我那能不知，有句話說，知子莫若母，大媽不是你的母親，但應該可算做半個媽了。強兒，就因為太瞭解你，我才為這封信猶豫。你正聚精會神於功課上，我不願干擾你。

但是強兒，想到現實，大家都要面對現實，隱瞞與迴避都不是辦法，現實會揭穿，會暴露一切，同時，痛苦與損失將會十倍百倍於立刻面對它。因此我千思萬慮，徹夜未眠，終結思考，認為仍有必要寫這封信，算是說明，也算是解答你升學前所表示的若干疑竇。

強兒，你大概也很清楚，第一個和你爹結合的女人就是大媽。婚後二十載，我們膝下猶虛，更可悲的是，我被証實了患上了終身不育症，我永遠不會有孩子了。在當時的社會，這是一項嚴重問題。加上你爹年逾不惑，哲嗣未繼，不忍遽讓古家香烟斷絕，因此終日憂煩。強兒，大媽有苦心底受，大媽並不自私。為了古家後代，才有你媽日後的登臨。我說過，大媽並不是私心很重的女人，同是丈夫的妻室，大媽待她親如己妹，十載相處，融洽無間，沒想在你十歲時，她竟染恙先我而去，你爹愴痛之餘，又因工作操勞，未嘗安度餘年，翌年亦隨赴天國，撇孤零大媽於一隅，負起照料你這古家的一脉的責任。強兒！在我殘存的生命中，我已經沒有綺麗的遠景，對什麼我都不感興趣。希望，對我來說，已失去了動人的誘惑，如有，它就是你，我咬緊牙關，拼命忍受，拼命的捱，也全爲了你。我要把晚年中揮盡的血汗，塑造成一個光輝逼人的你，但，老年人的力量太有限，太薄弱得可憐。理想只及一半，這封未投郵的信件。讀到這裏，他再也無法再讀下去，腦

。強兒這是爲什麼，大媽不讓你操勞于菜園，爲什麼不願讓你待奉的原因。「恩澤」是要人奮勇直上，創造美景，但大媽這個連恩澤尚談不上的責任，要誤你前程，我如何不憂心，如何不難過？

強兒，要使你受高等教育，是我在你初晉中學時就定下來的計劃。省吃，儉用，我存了一千來元，這筆數目你入大學前見過了。這是小數目，我知道。大學所需，我早探聽清楚；但我可想辦法，想不來托別人幫忙想，你能爭取半工讀的機會，就是別人代我想出來的。致於你求學費用，經濟來源，本無須贅述。你已成長，事理了然，大媽不會竊不會偷，更無生財之道，有，無非是憑人力，血汗，分文累積得來。前幾天，大媽突發奇思，想多掙點錢，使你在求學期間多獲保障，便增領十餘隻乳豬，改飼以乾料，結果豬未出籠，貨商處已積欠不少款項。強兒，這是大媽平生第一次冒險，盈虧未明，但負債滋味倒清楚嘗受過了。

強兒，行文及此，現實問題就要我、你去面對它。你知道，大媽年已古稀，去日不久。你在時，我尚未感受到，現在，我却強烈地感受到這點。尤其近來，大媽漸感不行，果熟墜枝，來自塵土的終歸塵土，我真感覺到存在時日異乎短暫，我記得我告訴你的話：老人不怕說死，要來的終歸要來，死未足惜，惟心事未了，責任未已，負人之債未償，心有不甘，強兒強兒奈若何！奈若何……

.....

從醫院探望大媽歸來的阿強，無意間在抽屜中發現了我險些一手把你帶進深黑的無底洞，毀你前途，毀你一生

海浮現了大媽託人代寫此信時，是怎樣的「一字一掬淚，一句一斷腸」的情景啊！

信裏說彼此面對現實，書寫後決定了要投寄，但看看日期，阿強發現這封信存留了不少時日，至今仍擱在抽屜，遲不付郵，是不是大媽害怕傷了他的心？或者連自己也在迴避現實？改變了念頭？

「會有這種事嗎？」

阿強痛苦地追問自己。執着信，豆大的淚珠簌簌洶滴。

腦海又浮現着大媽在醫院的情景，她除軟弱無力外，好像百病已除，氣色如常。

想起昨天昏夕裏的感悟，他倒吸一口涼氣，人——也會有迴光反照的時刻嗎？

「呵！大媽！可憐的大媽——」

阿強連鎖感觸，倏地心震，酸辛騰起，他忙不迭地拋開信箋，也忘了拴上房門，飛也似的朝菜園外走去……

外面的天色，黑了，漸漸地深黑了……。

稿於一九六六年

名畫與良心

記得在高爾基某部作品中，曾有這樣一句：「不幸的事情在生活中是這樣多，整個生活好像都充滿了不幸似的……」

現在，名句里描述的那樣倒霉情況，竟然都發生在老吳身上。他正負着手，蹣跚在小廳中。家里一個人都沒有；太太在凌晨時分就送到中央醫院去候產了，兩個學齡前的孩子已交姨丈家人携着看顧，廳堂雖是清靜了，但他的內心却絲毫不寧靜。實在，打從授課完畢，從學校出來，除匆匆到醫院去探視太太外，其他地方他一點都無興緻逗留。太太尚未生產，在他此刻的心情說來應該是椿喜訊，至少能夠讓精神寧靜片刻，不必爲產婦所需而奔波勞碌。從早到現在，一點東西都未曾落肚，應該是飢腸轆轆了，但他並不覺得餓，人說挨過飢餓的時辰，就會感到充實回來，他今天算是第一遭感受到。

飢餓過去了，但感覺上並不好受。許多倒霉的問題趁此圍襲過來，他煩悶地從靠椅上跳起來，不安地揉着雙手，來回踱着焦躁的步子，有人說遇上難題在靜坐時不能解決，應該站起來邊踱邊想，這樣有時會產生奇蹟，天大難題很容易就迎刃而解；曹植的七步言詩，把生命從死亡邊緣挽回來，似乎就是個例証。但老吳的踱步並不帶來奇蹟，也不發生作用，如有，那就是越想越煩，越踱步子也越增加困惱，直到腦筋被糾雜的思想冲脹到幾乎爆炸時，才癱瘓地倒回靠椅上去。雙眼似乎冒黑，金星似乎出現飛舞；壁上突然一幅油畫吸住了他的視線，深濃陰沉的油彩強

有力地扳開他那充滿血絲的眼睛。感覺里不再有金星飛舞，希望的閃光驅走了先前的黯淡，也振奮了他整個癱瘓無力的軀體。站起來，他走到那幅懸在壁上的油畫下，全神灌注着那個希望，那個題名「老樹」的巨幅，以及左下角署着「其昌」，贈送者的名號。

希望畢竟是希望，他不敢妄想得太多。那幅用現代派手法表現的油畫「老樹」，實質雖比不上達文西的「蒙娜麗莎」，「最後的晚餐」以及米勒的「拾穗者」，但却有上述名畫的高潔情操。在感覺上，那幅畫是多麼自然地含有神聖感，它代表人性的光輝，崇高的友誼，沒有人會在這樣的氛圍中產生任何邪念，破壞凜然高雅藝術傑作的心念。老吳爲人師表，也是素養良深的知名作家，當然更不會對這畫興起雜念。

思路被引開，送畫者五年前的，影象浮上了腦際。伍其昌，他的生平摯交，一個充滿朝氣前程似錦的名青年畫家，在赴巴黎前所舉行的巡迴畫展中，把一幅精心傑作標價一千元油畫「老樹」親送上門。他清楚地記得當他夫婦兩迎受這幀巨幅時，內心激動無以復加。他們不知要怎樣向這位磊落豪放的畫家表達心意，因爲其昌雖然狂放不羈但免不了藝術家俱有的癖性，從畫十多年，這是第一次他把自己作品贈送給人，而這榮幸的獲得者不是別人，竟是老吳他自己。

畫家送畫的心緒是開朗的，一如音樂家得獲知音，慨然饋贈名曲一樣；但老吳這個受畫人，心里却感到沈重萬分，第一次他感到受「恩寵」的滋味並不如想像中者來得痛快。當畫家辭行時，他只能勉強用日常戲謔的口吻，在老友前代替心內的感激——

「伍的，你這幅價值千金的名畫，現在送到我手里，救情那天有了派用場，拿出拍賣一千八百，用以周轉撙眉之急倒是划算得緊哪！」

.....

思路到此又被那戲謔的口吻引到現實的憂煩中。——作爲一個小學教師，收入不豐，但要應付的開銷却是鉅大的。要不是——個月前，那個曾是自己同行而又嗜好文藝的朋友，轉行做了電視，鐘錶業，因手頭緊向自己拿去了六百元，他老吳也不會鬧成今天這個窘困與進退維谷的地步。

六百元並不是他自己的積蓄。而是「常青出版社」碩果僅存的財產。本來主編常青出版社文藝叢書的人不是他，而是那轉行做生意的友好何芳誠。自他接管這樁工不受錄的職務以來，成績算得上昭著。書櫥內那陳列着的幾本書刊，幾個出版社的字樣正說明了這點。不過，緊接着短暫的榮耀與輝芒之後的是暗淡與悲哀。這悲哀是出版社在經濟上遭遇了窘困，而他本身的經濟也一樣窘困，在公私不能兩全下，他的處世信譽面臨了考驗。

出版社的下一部書集已交由印務所排印，公司把最後的「清樣」交來時，立刻要他攤付六七百元的款項始願開印；但他無法交出這筆款，因爲出版社的六百元已在何芳誠苦求下，被他大發善心地讓渡去周轉了。出版社的公款未經諸人同意而擅自挪動，這責任自然他須承擔，而他畢竟承擔了下來。

尙是幾天前的事，何芳誠愁眉苦臉地告訴他，他用自己的店號打出了許多期票，這包括來往賬目以及私下向朋友預貸的款項，銀行現金所剩無幾，恐信譽敗壞，故得去

設法張羅，至于出版社的款項，一時尚無法攤還。

就是那麼一回事，在昏夜裏原本沉重的心緒加上何芳誠帶來的負累，他似乎要癱瘓在台階上。

「看你最近的氣色很敗壞，其實何苦來？」將近臨盆的太太看他那副頹喪，憔悴的神容，關切地撫慰他說：「既然沒錢，印務公司的書本就暫時讓它擱置下來吧！反正那筆款子並非我們所動用；別人是會體諒到這點的。」

「不行！」責任感與信義強烈地在內心反應，他振奮起癱瘓的身軀，重新站起來說：「錢是由我親手借出，一切責任我必須承擔，爲私損公，豈是我老吳所願爲的。」

「萬般苦惱由己出，瞧你！一生正人君子本色，得了什麼？還不是吃虧多，苦惱多？人家不談信義，活得多舒服？一點都問心無愧。」太太帶着埋怨的口吻，其實她並非有意怪責他，而是關切過殷的緣故。

「你以爲那些不談人格、信義、良心的人生活得一點都問心無愧嗎？」他苦笑地反應，太太的話意和用心他何嘗不解，但他還是要爲自己的做人處世哲學來一番維護，當下他說：「當夜深人靜，捫心自問所作所爲，或者在莊嚴肅穆的神壇前，要向神靈剖白時，他就不會有問心無愧感了？其實做人不一定要講求實利，誰都不願吃虧，便宜事打那兒來？」

「好了好了！你那套處世哲學在我面前彈唱，不知多少回了。眼前需要解決的問題畢竟仍得解決。」太太負着個沈重的腹胎，站了不久便顯得吃力，緩緩靠在籐椅上，正色地說：「談回我們先前的問題吧！答應我，賣掉那架鋼琴，這樣，一來可避免因拖欠款債而被拉回，二來所剩數字可湊足交給印務公司印行書本，這些都不損你的做人

原則，何樂不爲呢？

「佩強，別再提這些好不好？再提我的痛苦愈深，更不知怎麼做才行。」

他儘管遭遇多大的困難但老不願太太提起那架鋼琴的事。

提起鋼琴，他內心是痛苦的，但他何嘗不知太太在不得已下再三提出，內心也不是一樣痛苦着呢？

太太原本是個音樂天賦極高的女孩，生長在富裕之家，只唸了一年音樂便在偉大的愛情感召下嫁給他。說來他們的戀愛也夠辛酸的：太太家人包括父母，誰都嫌棄他，鄙視他這個窮酸教師，獨有太太感于他自己的高潔情操，美好的人格，不顧惡劣的環境，人爲的障礙，毅然拋棄榮華富貴的生活，伴他度艱辛的日子，這樣的偉大的女性，到那兒去尋找？怎不令他感激涕零？

從區區的一百來元薪金到二百稍出頭的數字，除去生活費，額外的開銷，剩下的勉強實現了太太多年來的願望——分期付款，買一架中等價格的鋼琴。

太太內心渴望有架鋼琴，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唸音專時，她是研究鋼琴的。秤不離鉈，在她的生活中，怎能沒有鋼琴？

記得不久前，他陪她到某個爲籌募慈善基金的機構去欣賞音樂會，散了場，她捨不得就走，據她說是因聽了那個鋼琴演奏員的演奏，技巧並不特出，但音質却很美，很明顯的，演奏者獲得的成功大半借助於那架名貴的三角鋼琴，所以她在心嚮往下前去撫視了一番，回家路上仍談起那架鋼琴。最令他心酸的是，當太太不自覺時順口溜出了那句常人愛提的話——

「假如我中了彩票多好，我什麼都不想，就買剛才音

質那麼優美的三角鋼琴。」

其實她需要夢想那些希望渺茫的獎券嗎？過去如果她是個重視物質享受，不顧什麼撈什子偉大愛情的話，她要比那架更名貴的鋼琴還不是舉手之勞的事？上萬的家財根本毋需她興起今天這樣的一個念頭來。

最後，太太的鋼琴美夢總算實現了，雖然不是名牌，但憑她的天賦，特殊的技巧，奏起來倒悅耳動聽的。太太真的不再有其他的要求，閒暇中在家奏幾個樂章，有時也教導兩個孩子彈幾個單純音符，樂也融融。

然而，屬於窮人的愉快時辰畢竟短促的。

那座分期付款方式購置的鋼琴，本來只消忍耐半年久就能付清了。偏偏兩個孩子體弱多病，老大初愈老二又準備視診服藥，加上親友婚嫁喜事，額外應酬費增加，在手頭緊促下不得已拖欠了公司的款項，拖欠債款在窮人家僅屬權宜之計，緩衝辦法，實在對惡劣的經濟狀況是無補於事的。

只不過在一星期前，鋼琴公司已派員來照會他夫婦倆，再一個星期，該鋼琴所拖欠的款項就要達到三期的數目，根據營業條例，公司有權取回條令規定下逾期不納款項的貨物。

當公司特派員完成「緊急通知」的任務而步下台階之後，夫婦倆面面相覷。這時，那個有「莫扎特」之稱的大孩子（太太爲他起的綽號）君慧，正彈奏着母親教導他的那首A調小曲：「珍重再見」。

X

X

X

現在，老吳的視線已從伍其昌那張名貴的畫幅轉移到靠窗的鋼琴上面。鋼琴被一塊布套掩蓋住了，那張布套還是太太趁鋼琴運到時，在喜悅的心緒下花一個晚上時間縫製好的。

回憶以往，眼看現在，思慮未來，老吳破例紅潤起眼眶來。

他一向不表現懦弱。一生奮鬥精神，從沒有對現實屈服過，但今天幾乎要在殘酷的現實下失了信念。

他不是冥頑不靈的頑石，他和常人一樣有良知，也有豐富的感情。想起太太懷着苦痛的心情，又留在醫院為另一個生命的產生而熬受肉體的苦痛時，他內心的悲哀更是無以復加，他愈堅信自己的無能是太太痛苦的泉源。他後悔自己先前不該去摧殘一個生活在幸福天地中的人兒了。

但儘是為艱困而頹喪，為以往而懊惱，這些於實際都無補，要來的畢竟要來，須解決的問題仍待解決；他不自覺又把視線移到蒼涼的油畫「老樹」上。

他要維護自己尊嚴，不願伸手向親友求援，因此借貸還債的唯一門路斷絕了。處於進退維谷，束手無策的當兒，伍其昌那張油畫猶如「創世紀」中，那棵禁果樹上的撒旦，拚命誘惑阿當嘗試罪惡之果一樣；這時，監視他的道德眼睛彷彿離他而去，崇高的人格，理智的聲響，也彷彿相繼隱去，他似乎不再受任何觀念的束縛，各種意念可以自由地在腦海中產生，這些意念包括禁錮於信義，道德門扉後的妄想；至於先前那認為凜然高雅，不可侵犯的友人畫幅，竟毫不困難地盪漾在此刻的意念中；有一席話，被他認為不屑記憶，同時也鑽不進他那充滿道德觀的腦子的

言詞，却一股腦兒湧現出來，鳴在耳畔……

「這幅畫堪稱佳作，諸如光線的處理，綫條的勾劃，色澤的調度，下筆胆魄，氣勢的雄渾，這些足於構成名畫的先決條件。」說話的是某洋行少東，他是老吳年青時的同學，不久前來做客時，看到壁上的油畫說。

「老李真有鑑賞力，幾時研究起畫藝的理論來了？」他真爲老友的繪畫成就感到驕傲。

「假如你不太健忘的話，應該還記得敝人的太座，是個不折不扣的美專學院出身吧！」李少東一本正經，半開玩笑地說。

「是的！是的！」他連連點頭。

「我對繪畫藝術能有一知半解，便是受她的影響。」他似乎也爲了有個畫家太太而自豪，當下他餘興未減地正式說了以下的話：「老吳，那幅標價一千元的『老樹』，不論你是從怎樣的方式得來，我不過問。不過，假如你願意割讓的話，隨時，隨地，我願意以原價向你承受過來，只要你開口。」

李少東這一席話在現在的關鍵時刻中，有它一定的力量，作用，但在當時，他清楚地記得：他是以「一笑置之」的態度把客人打發開去的。

這是爲什麼他老吳在絕望時，會不自覺地頻頻望着那張畫幅的原因。

畫幅一點都沒有改變，倒是老吳的內心起了千變萬化。原先，這畫曾像希望的閃光，掠過心際，現在仍舊是，而且更強烈。那希望幾乎把他雙眼耀射得睜不開來，驚喜與狂奔的血液像潮浪般，叫他平靜的心湖不再平靜，湛澈激成了混濁，信義道德第一次與現實在他心原中產生衝突

，而且那麼激烈；他顯得有點惶亂，無可適從，最後，他迷惘了……

「爲了佩強，出版社，朋友，這個不得已的下策，其昌一定會諒我的！」老吳痴望着眼前那幅化成千元大鈔的油畫，心里不自覺興起這個念頭：「一千元，足夠解決許多問題了。你不願看到太太的歡容，孩子們的歡笑，出版社書籍的如期出版嗎？」

「不說賣吧！和老李事先談妥也行，那天自己湊足了足夠的款項，再要求他讓回，於朋友，對良心，都說得過去——」

「多此一舉，既是老同學，何不直接了當，乾脆說明苦衷，要他幫助一千八百，相信他沒有拒絕的理由的。」

「不行！一千萬個不行：你人窮志不窮，無條件向人借借大筆的款項，你能心安理得嗎？」

「就照辦法行事吧，不過事前最好先約老李出來談談，如有不妥，雙方門面都不致受損……」

有道是：山窮水盡疑無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條條大路通羅馬，要不是道德良心從中作梗，什麼問題不能解決呢？

感情與理智在老吳內心經過衝突後，要實行的大約已決定了。他內心顯得比先前平靜，希望是充滿着：他取下那幅嵌着木框的油畫，腦子里泛着伍其昌和藹的笑容，矮壯的身影。情感上的距離是那麼接近，但空間的距離却是那麼遙遠。繪畫者已遠在法國，他不會知道這畫於昔日的朋友，會起怎樣的作用。

「其昌是不會知道這回事的，即使知道，他也會原諒我的。」

老吳撫視着畫，心里重複着這樣的話，已不知多少回
回了。

裹好油畫，他遲疑了一陣子，在昏夕下，他倒回那張
靠椅上，兩眼瞪着太太那張婚前的半身照，彷彿聽到一陣
清脆的聲音說：

「你有美好的人格，高潔的情操，我愛你，所以我爲
你犧牲一切……」

另一邊，畫家伍其昌持筆作畫的相片，似乎也在向他
致意：——

「老吳：姑不論我們交情達到什麼地步，但記住，你
是我第一個贈畫的對象，也許即是最後一個。」

「啊！——」

老吳突然歇斯里底地站起來，又倒了回去，臉色出奇
的難看，配合他的高嚷，羞愧，懊惱，悔恨，悲痛等情緒，
一起交織在那張憔悴的臉上；雙眼幾乎再次冒黑，金星也
似乎又在出現飛舞了。

包裹着油畫的紙張，被他一把撕碎，已經遁去的道德
眼睛，理智，良心，又都恢復過來，一種恥辱感，像把利
刃，猛猛戳進心窩，正如一個怙惡不悛者，受正義之劍穿
心一樣。

什麼時候，罪惡潛進了他的意念中？他痛苦地責問自
己：

「啊！我在做了些什麼？想了些什麼呢？」

外邊，夕陽的脚步已經遠去；深濃的夜色像黑幕般掩
罩過來。

良心，把罪惡的閃光驅逝了。

蒼涼的「老樹」，面臨風暴，它依然屹立着；是的，

它將永遠屹立着……………。

稿於一九六五年三月



淒風苦雨

一

小滿把一個小紙包藏在懷裡，看看左右無人，便風也似的奔出巴刹內的豬肉公市，朝橋頭西北角的木屋區走去。在他來說，這陣子的狂逃，賣命的飛奔，感受到的緊張，尚屬平生第一次。他無暇再去顧及什麼邪惡，不道德的問題上去了，此刻，他唯一盼禱的是：平平安安，順順利利走到家門，否則，後果真不堪設想……。

總算是平安順利了，回到家裡，轉身向外看看沒有追來的人，便把門小心拴上。

頭髮斑白的老母親，正洗着向四鄰收集而來的衣服，手還浸在肥皂沫裡，驚異地望着他。

「媽！」小滿箭步迎上前，興奮而帶若干驚悸之情，出示手上的小紙包，說：「你瞧！」

「肝？豬肝！」

老媽媽撥開紙面，把東西看清了之後，駭異地瞪大眼睛，最後把視線盯在小滿不斷起伏着的小胸口。

小滿的興奮立即化為烏有。媽媽錯綜複雜的感情，已悉數表露臉上，憑歷來的經驗，他清楚知道冒險而來的勳績，很快即將受到否定。因而，他顯得尷尬，緊張。

「滿仔，老實告訴媽，你從那裏得來這些東西？」

「……。」小滿沒有回答，其實他也不知要怎麼回答。當他亟欲滿足小小心靈中所掀起的某種欲望，而不惜鋌身「走險」時，那不過是電光火石，一剎那間的行動，

從攫取到屬于自己所有物的過程中，幾乎不容他有任何思慮的機會。現在，他就在那可憐的媽媽的面前：他立刻就遇上了那必然性的質問。

如果是鋼筆，手錶，他就能毫不思索地撒個謊，說是從路上檢來的。因為遺失是人們常會發生的不經意的錯誤：即或是鈔票，那怕數字驚人，也都可以同一理由去搪塞。可能發生的事，經常較易消除人們心理上的疑惑。小滿雖然僅僅十三歲，自小成長於貧困的窟裡，只上學唸三兩年書，但他追隨着孤苦的母親，披星戴月，宿露餐風，在每一個角落浪跡過，度着艱辛歲月，飽嘗了多種方式不同的生活。

光怪陸離的社會不是孩童們應該到來的地方。小滿沒有溫暖的家庭，沒有讀書遊樂的場所，他只有接觸這個髒污的大園地。並也擠進了這個童真，純潔者的禁地。

他沒有機會接受太多的學校教育，但在外邊他看到，聽到，學到不少東西，包括善惡在內。經驗的不斷累積，思想的急速成熟，這都是一般同輩，而又生活在幸福天地裡的一群，所難望其項背者。

就像現在，那手裡不過十來兩的豬肝——這一向與窮人絕緣的「珍貴」食物，除坦白一途外，他知道已沒有理由再去作無謂搪塞，或賣弄任何的撒謊天才。

他尚未出言道明真相，媽的話又嗡嗡震响過來：

「你袋裡從未有超過五分錢的零用，別人也從來不把赤肉豬肝丟在路旁……滿仔啊……滿仔……」

媽的語言裡並無責備的字眼，但媽的聲調裡却也沒有快樂。小滿看看媽又回身去洗她的衣服，不理會他手上貴重的東西時，方才的話聲又盤在腦際，繞過耳旁，這回他

真正感到了悲哀。因爲他意味到了母親的話聲裡，含有莫大的悲憤，傷感呵。

「媽！」他愧疚不安，但媽媽還是不回頭。

「媽！」他再叫一聲，扳着母親的肩膀，迅速間他瞥見憔悴，皺紋遍佈的臉頰上，掛了兩行清淚。靜寂無聲的一剎那，「嘖！嘖！嘖！」外邊傳來一陣急促的搥門聲，小滿那行將平伏下去的胸鼓，又雷鳴起來。媽媽從那張蒼白的小臉上，意會到了什麼，倉促間，一把搶過他手中那包東西，改由自己執着，然後帶着滿是皂泡的手前去開門。

門剛啓開，一陣响亮的腔調，埋怨的腔調先人傳進屋裡來。

「我說你兩母子呀，幹了什麼勾當，大白天竟關起房門，商量到外邊來了人都不知，也不過來開門的呢？」

小滿放了心。媽媽也周身輕鬆不少。

來人不是別人，是張嫂，這一帶的近鄰。

她進來，還未坐定，就把小滿上下打量，端詳的仔細。

小滿心虛，此際又不免心頭鹿撞起來。

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」她邊看，邊喃喃自語。

「什麼可以了？張嫂！」

小滿的媽也一頭霧水，看看小滿，又望着張嫂莫明地問。

「哪！是這樣的。」張嫂向外邊掃射一眼，把聲調略爲壓低說：「江嫂您不是交代我爲您搵個家庭工嗎？我呀！在這樣個埠頭，四處奔走，八面探聽，搵來搵去，不是沒有，就是不適合您幹的。唉……………」她嘆一口氣。

小滿的媽當下插了這一句：「真是累你辛苦。」表示
友。雖然她明知張嫂這人，在這個區裡是唯一靠打探，
招賺取傭金過活的人。

「這是我行內事，沒有好說的。」張嫂接着把來意道
：「不瞞您說，江嫂：一件事您要答應了，什麼家庭工
，不去理會它也罷！」

「不找份工做怎麼成？」小滿的媽憂戚地皺起眉頭，
：「區區這幾件衣服，那裡過得了日子呵？」

「完全不用擔心——」張嫂趁機而入：「江嫂，只須
小滿供我那住在三馬路的蕭大哥使喚幾天，那您要怎麼
的銀紙都有，生活也就沒有問題了。您認為這個怎樣？」

「什麼？」小滿的媽怔住了。一生中，只有這天的語
她感到很別緻，也很吃驚。小滿發覺自己進了別人的話
裡，而且有機會賺銀紙，也興奮起來，睜大雙眼。

張嫂只好重述遍。

「供使喚幾天，就能有大堆銀紙？張嫂，您在給我兩
子講哄話？」小滿的媽搖首不予置信。

「只要您答應，就什麼都包在我身上，如何？」張嫂
好這樣說。

「天下沒那般便宜的事，除非幹什麼罪惡勾當。」小
的媽直截了當地說出心頭話。

「幹些什麼我也不知道。」張嫂說：「我只是接受差
，代他物色一個十來歲的小孩，他說事成大家都好：孩
方面更加重賞哩！」

小滿的媽是個歷盡滄桑的人。人世間黑暗的事蹟，能
的她幾乎都見過，不能見到的，她也聽了不少。像張嫂

今天這個建議，內容不明朗是一個問題，一開頭她就覺得一定不是好的路數。十三歲小孩能供什麼使喚？即或能，為什麼必需會有極高代價？——她想在心裡，皺在眉頭，並不注意到一旁神采飛揚的小滿，便婉辭對方說：

「我們不再提這個吧，張嫂。註定要命苦的，誰敢去盼望好日子過？我的小滿十三歲未足，什麼都不懂。能去聽人使喚，我這老命早就可以「辛郎」（寬裕）一點了。」

小滿狠狠瞪住媽媽，想阻止她的談話，但來不及了。——實在他很不明母親為什麼放棄這一個搵大銀紙的機會。

「願不願意在於你們，江嫂，你也不會沒有聽過，只有提供發財機會的人，沒有強迫一個人去發財的人，所以我不勉強這個。」張嫂說完，挺了腰子就裝着要告辭的樣子，小滿在一旁急得連瞪母親，希望她能挽留這個前來供給發財機會的財神，或者大家再來從長計議。

母親並不，她只毫無婉惜地站開一邊，目送來客從先前跨進的門檻裡消失。

小滿惘然若失，一言不發望着檻外。

母親輕撫他那顆小頭顱，把先前的紙包交過去，說：

「滿仔，窮人家窮點苦點無所謂，但要清清白白，乾乾淨淨，貪不能想，烏暗事更不能做，這點聽得明白嗎？——好了，現在就照媽的話；」她指着那紙包，說：「這些你從何處得來，就送回原處去，快！」

小滿並不全理解母親由衷之言，因而老不願意遵循後尾那段聽得懂的吩咐，依計從事。

望着艱辛得來的「珍品」，他遲疑了片刻。

當母親再次催促他去「物歸原主」時他終於將方才盜

動機想了起來，於是，得意的神采將失望從臉部驅走，他昂起頭，說：

「媽！這東西你留着用吧！你不是常說，只要有豬肝藥材，吃了就能醫好你身上的什麼病嗎？」

「媽從沒這樣說過——」

母親先是驚愕，接下來是苦笑，當感覺到一股酸辛即湧上來，而眸子裡也有異樣感受時，她急撥轉頭，揮手：「快去快去，再不聽話把東西送回，媽就要着惱了！」

母親這些動作他小滿早就摸熟了，他知道此刻再不走，翻過來的臉又會同先前那樣。

長久以來，他只渴望能多見幾次母親皺紋臉上歡笑的笑容，因此，愁容和淚是他老不願看到的。

這樣，他也就邁開步伐，走出木屋，朝木屋區的豬肉市走去，但並不是飛奔，亡命一如來時。

好不容易跨上橋頭，就要來到巴刹旁的那座豬肉公市，前方想起「盜物容易還物難」的經驗來。

他是拙于詞令的，他不知物歸原主時要怎麼解釋法。

「扔掉吧！」

突然一個念頭泛上來。「這樣多乾脆？」他想。

「再不聽話把東西送回，媽就要着惱了！」母親的話此刻擠開他所有念頭，在他耳畔鳴响了。接着，又看到急撥轉開去的臉，似乎有淚，這很刺他的心，脚下便不由自主動起來。

當然，他是往公市的那個肉攤子走去的，手上明顯執着一個紙包：「哪！來了，就是他，明明是他，剛才我就伸手向肉堆裡探的。」

倏地，一個女人尖銳的嗓子，打巴剎邊一個角落裡傳出。

「包抄！喂！別讓他走掉！」

「細佬！你打那邊攔住！提防上橋頭！」

幾個年青漢子從攤檔裡衝出，路人都爲這些緊張的動作怔住了。

小滿心驚肉跳，知道此遭決難善了，便丟開紙包，回身就逃，但才走到橋頭，就被兩個凶狠漢子從旁閃出，執住了。

起先他還感到被執的部位很痛楚，他也叫了幾聲媽，但接下去，掌影，拳花，路人的喧騰，此後便什麼痛楚都全然沒感受到了……。

……………。

小滿像是在那個世界裡，捱一身最苦楚的刑罰回到這個人間來。

睜開眼，從昏黃的油燈裡，他方認出這裡竟是自己的家。

離不遠處坐着一個婦人家，假如記憶沒有毛病，他認出那人便是今早來過的張嫂。

母親要非伏在牀沿他腳下那個部位抽搐，或時而嗚咽低泣，他真會不知她的所在。因爲他頭部沉重異常，稍有移動，便疼痛萬分。

「醒了！醒了！」

張嫂驚喜地嚷了起來。母親也從嗚咽裡停歇，急忙擦

過一張老淚縱橫，淒惻悲哀的臉。母子倆四隻眼甫接觸，做母親的又嚎啕痛哭着了。

張嫂過來，撫了撫他臉上，肩背若干受傷，瘀黑部份時，對他說：「滿仔，算你命好囉！要非三馬路那個蕭三哥途經巴刹，把你那條小命拾回，你還有今天呀！」

張嫂儘管說，但他小滿對發生的事，一時間怎麼也想不起來。

他只懂得瞪眼，只懂得有難以言喻的痛楚扎進心窩。以外的，便是媽憐憫的眼光，悲憤的神情：

「滿仔——有怎樣嗎？那裡難受？——」媽在哽咽地問道。

他想說話，但口燥得很。舌頭的移動也叫他知道原來嘴唇浮腫，也被打傷了。

母親看着遍體鱗傷的兒子，只眨眼，沒有反响，老淚又往下瀉了。

外邊，電光閃爍，雨點，像利鏃，幾乎要刺破頂上那陳年的鋅片。

雨水敲在鋅屋上的聲響，逐漸掩沒了一切：包括慈母痛兒的鳴咽……。

X

X

X

小滿傷癒，恢復健康的日子，也是老母親捫開了一部份憂鬱的日子。這時期，偶而小滿是會看到母親臉上幾片的笑花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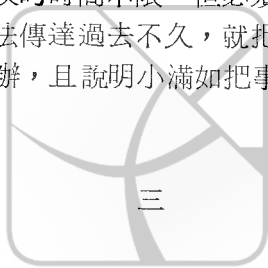
但一件事又令小滿的媽苦惱了，那便是有關蕭三哥的問題。

爲了那件事，張嫂幾乎每天都到這座矮木屋來。

小滿的媽不是不識情理的人。蕭三哥路見不平，把小滿從狼虎群中救出，還發善心貼了一筆可觀的醫藥費，真是恩重如山。把小滿送過去漫說是供使喚幾天，即或更久些都是理所當然，至情至理的。問題只是，不知那個姓蕭的是什麼身份人物，（張嫂這方面的解釋經常是很含糊的。）供怎樣性質的使喚？（這方面亦然。）送去萬一有所不妥，豈不貽誤孩子一生？九泉下丈夫，豈非要切齒，不能瞑目？

最後經幾天的徹夜考慮，決定了恩情終需圖報：只是小滿送去，供使喚的時間不限，但必須回來過宿。

張嫂將此辦法傳達過去不久，就把反應帶回。那即是對方答應了這麼辦，且說明小滿如把事做得好，依然會得到豐厚的賞賜。



小滿去後第一天回來，做母親的連忙拴緊門，拉他到房裡低問經過。

小滿煞無介事，怪輕鬆地說：「沒什麼好做的。陸老闆只跟幾個人玩紙牌，一個帶黑眼鏡的便帶我上樓，教我認圖，認手勢，學我聽不懂的話！（暗語）不一會就叫我回來。他還說，明天可能要晚些回來。」

小滿說完，並從袋裡掏出張青老虎（五元票面鈔），告訴母親這就是那位陸老板打賞的。

看着小滿不明不白又得了東西回來，做母親的又猛然吃了一驚。但這回她却把注意力收回，改到小滿方才口裡

所提到的陸老板三字上。

「誰是陸老板呀？小滿！」她問。

「哈！媽也受騙了。」小滿輕笑着說：「就是蕭三哥哩！他說辦事時只能這樣稱呼他，否則別人會不懂。」

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小滿的媽蹙了眉，深密的條紋驟然間聚在一道，只鬆開一會兒，又被一個問題拉緊了，她說：「他是經營雜貨生意的，怎麼只顧玩牌，改號換姓又是爲什麼來的？」

「店裡生意有人看管的。」小滿將所見詳細說出：「陸老闆玩牌和活動，都在店後或樓上。」

「唉！滿仔。」

聽完孩子的陳述後，做母親的又憂戚地嘆起來說：「衰神又把我苦命的母子倆引進是非圈裡去了呵！」

她說完，便升爐幹活兒去了。

留下個不更事的小滿，獨在房裡觀賞着那張嶄新光滑的鈔票。

這以後幾天，小滿就不那麼早回來。在另一個角落，他也這樣觀賞鈔票，花花綠綠，各種類型，新舊夾雜，但這些都是空得一場觀賞，與他無緣。不過數鈔票的人興起時，偶而也打賞一兩張給他，他也不客氣地接受，然後深夜回來，就在屬於自己的那個角落裡觀賞着。母親皺摺的臉，在他感覺上，暫時被新鈔的光輝蒙蔽了。

小滿到三馬路去的第四天，才正式受人使喚。

這回陸老板吩咐他白天只留在自家裡，那裡都別走動，俟晚間敲過十時才去見他，小滿依言照辦。但做母親的，依然滿腹狐疑，雖然幾天來小滿真正未做過任何一件傷天害理的事。

時間一到，小滿便跳下牀，穿着母親爲他購置的那套寒衣，走出木屋，直向三馬路奔去。

陸老闆在晚間看來似乎特別嚴肅，不苟言笑，與白天的和藹可親，前後判若兩人。他把他引到一個僻靜角落，說：

「滿仔，出差時要小心，胆大，萬一有什麼差錯，你只管推說是無父母，家庭的流浪兒，這裡一切千萬不可提個半字，否則，不但沒有酬賞，便是你母子倆，日後的生命都會成問題的，聽懂嗎？」他看看腕錶，隨即抬起頭，說：「好了，去做事吧！聽李師爺的教導，指示，不要大意！」小滿點點頭。

雖然陸老闆態度表現的格外不同，但想起日常戴黑眼鏡的那個師爺，指示去做的差事，便認爲他確乎小題大作了一點。

到一個地點去，交一件並不累贅的東西，豈不是芝麻蒜皮，小而容易不過的事？——小滿重複如此想了幾遍，覺得沒有了不得的地方，便滿不在乎地告辭了陸老闆，朝某個方向走去。

穿過幾個小巷，越了幾條僻靜的馬路，來到郊區附近。有一座高大，但樣式單純的高大建築物是小滿所渴望見到的，小滿不能認字，但能認標誌：在三馬路的幾天裡，他學了不少東西，今晚這些都將派上用場。

由大路，他穿過一條兩旁長滿荒草的小徑。憑遠處路燈送來的幾幢建築物早呈現在他眼簾。雖然這地帶略呈僻陋，闐無人影，但他胸有成竹，對旁的一切視若無睹。

他逕自穿進幾幢大建築物間造成的短巷，在不遠的一個私人貨棧旁，按三馬路方面的指示，把一根從倉庫內伸

出而垂懸牆邊的那根細軟麻繩拉動三下，便繞過高牆，來到棧房後，坐守一刻鐘。

一個影子從暗地裏走來。他迅速仿一陣貓叫，影子便很快就來到他面前。

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」那漢子低低這麼唸着。

「地獄無門馬（闖）進來。」小滿將記熟的幾個字以對。

說完，便從懷裏掏出一個小紙包遞過去，那漢子接過紙包，不發一言，依舊回到黑暗中去。小滿也毫不遲疑，隨即離開該地，回三馬路述職去了。

第五天。

小滿又在同一時間內出差，但所到的場所已非私人倉庫，而是距碼頭不遠的一座舊陋住宅，工作方式則和先前一樣。

另一天則是海濱一座擁有各類運輸船隻的事主家去，這回最簡單，他當屋內許多人前稱說奉老闆之命，把信交給自己認為事主的人就是了。

這之後，一連三天，他只賦閒在家。三馬路方面打賞給他的錢，偶而一數，倒比以前媽當人傭工月領的薪水還多。他將錢都交給母親，也將工作情形和盤托出，但保留了夜間四處出差的那一節。

其實小滿要向母親坦白也不行。坦白了，母親就會憑她的所謂社會經驗，斷定那不是一門好工作，以致不讓他再前往，失去了賺取錢財的好機會。

三天過後，小滿遵照指示，在凌晨二三時左右，便起身悄悄溜出木屋，繞出木屋區，朝老遠的海港處奔去。

街上除幾隻野狗在逡巡，狺吠外，一個影都沒有。

天空繁星在照耀，似乎在對這神秘的夜，神秘的人間
眨着驚駭的眼。

風颯颯吹拂，晚間時的感受，可謂是寒不勝衣的。

小滿狂奔好一陣子，熱氣是冒出來，但用手覆在臉頰
上，却覺上邊異乎冰冷，手心亦然。

在通往海港的路上，一個拐灣處泊了一部車子。那車
子不按交通規則停泊，他立即驚覺，加快速度奔跑過去。

「怎麼來得遲了？滿仔！」

車內傳出陸老闆的聲音。小滿從已打開的車門處鑽了
進去，氣喘吁吁地說不出話。

車開行了，朝港口的方向飛馳電掣。

將近港口，陸老闆等人在一處陰暗角落裡停了下來。
同車的李師爺，那個一向帶黑眼鏡的中年人，便命小滿出
去試探聯絡工作有沒做好。臨去時，他在小滿袋裡塞了兩
張紅鈔。

小滿熟練地從內袋中探出筆式電筒，執在手中。然後
步到前此去過的那座舊陋住宅，審視那根懸在牆邊的細麻
繩，有沒結上特殊的標誌。

用「結繩記事」法逃避警方耳目，以防風聲洩漏是個
最佳聯繫方法。這些深奧難解的符結，既經訓練後的小滿
亦未能悉數領會，他只能記下那些特殊標法，回去請示。

李師爺審視後，面露喜色，說：「事正在進行；一切
順利！」言畢，還用手摸摸小滿的頭，表示欣賞他的辦事
能力。

大約再過十分鐘，李師爺親自在附近方圓數十碼的範
圍內用電筒，吻哨，擊掌刺探自己這方人馬各部位工作
是否已然處置妥當，當發現一切反應都極令人滿意時，便處

身於另一角落，命小滿前去碼頭附近發出訊號。

小滿發訊號的就是那一根簡單筆式電筒加上輕重不一的掌擊聲。

小滿一連串動作，很快就引來了反應。在碼頭起卸貨物處的一片黝黑角落，有人亮起了火焰子。接着有爲數不清的漢子挾着和提着似乎是提包之類的東西，在前邊現身。

小滿至此，有些感到心頭鹿撞，但一想到即將到手的豐富酬賞，又想到苦命一輩子的媽，他便鼓足勇氣，迎上前去。

對方都是上了年紀的人物。有些尚有很好的派頭，但他們並不閒視小滿今晚這個身份特殊的人物。

他們中的一個把兩個小紙包分交給他，他也從懷裡掏出一個紅紙包遞過去，接着便掉轉頭回到李師爺身邊。

李師爺和陸老闆及一些人在端詳小滿携回的物品，並商談了一些什麼。自然，這些是不允小滿在旁觀看及聽取的。

經小滿幾次來往，代表接觸後，陸老闆，李師爺及一批人，才各携提包，出來現身亮相了。

雙方人馬各來到一處預定地點，沒說幾句話，便各打開包袋，各顯各的「內容」。當中有些人顧忌太多，或說是不放心的，都親自探手去檢查。最後，經陸老闆，及對方一個似乎也是老闆之流的點過頭後，便各交換提包，徐徐倒退。

這明顯意味着，一宗部署多日的交易，在小滿奔走下，圓滿完成了。

歡笑的花朵，開在每一個人的臉上。喜悅之情，充分

表露。

小滿此刻難免要想到木屋區裡，午夜夢迴尋找他不到，而又對他備極惦掛的老母親。處身在這樣的氣氛裡，突然他感到什麼都好像不重要了，包括豐厚的獎賞。是的，他有一種預感，他必須立刻回去，回到媽的身邊，讓媽能立刻見到他的面，自己也憑着在母親身邊，甚至懷裡，獲取更大的安全感。

他打定主意，便向陸老闆等人道明心意，但旁邊的李師爺，那個一向和顏悅色，性格溫柔的中年人，却意外地獐笑起來，並用手揪住他的衣領，狠狠地把他拖進車廂裡去；然後回過頭對陸老闆說：

「大哥！你大概不會不懂得杜絕後患這個道理吧！」

四

這以後，當然誰都不可能再見到小滿的了。

陽光普照，人間呈現着無限的光明。彷彿過去多少個夜晚裡，並未曾發生過什麼似的。

社會上，不知不覺中，也必然平添了好幾個富翁。他們派頭闊綽，過着奢侈的生活。有一些，或許正仔細在欣賞一樁懸案的消息，那即是：

無辜小孩慘遭殺害

棄屍荒野狀甚可怖

警方刻正展開追緝工作。

另一邊，廢寢忘食，尋遍大街小巷還不見愛兒的江嫂——小滿的媽，並不放棄希望地守在巷角，橋頭（小滿前

此遭人無情毒打的地方。)以及自家的門檻，她一定要等着小滿回來…………。

她何嘗沒到三馬路處去要孩子，也何嘗未幾次三番闖進張嫂家去高呼還我孩子來。可是，他們也同小滿一樣，已經都不存在，不知溜到了那個地方。

滴水不進，粒飯不思的小滿媽，起先還能力竭聲嘶地喊要孩子，最後除了蓬頭垢面，瘋瘋顛顛外，我們真不知她還能向這個人間，要回些什麼來。

有時白天她被木屋區一些鄰人擔心出事而強硬關在她自家木屋裡，但晚間防範稍疏，她便得有機會衝出木屋，在夜的街道奔走，叫嚷…………。

有風暴的夜晚，也是無法阻止她心胸那一片期望。

風聲，雨聲，可憐老婦淒慘的哀號聲，糾成一片，即或不明個中事由的人聽來，也要爲之心酸，動容的。而這些，只不過是顯示了人世間無限幕悲劇中的另一幕慘景而已…………。

不幸的人們，苦難何時了？…………

一九六八年九月六日

我是一個老千

我已行年五十，猶是寡漢單居，沒有職業。

雖然自己生活簡單，但生活畢竟是生活，不管人多人少，一日三餐總得去尋求的。

十多廿年來，我混進社會每一個角落，上，中，下層都會有我的影跡。所幹行業，種類之多，罄竹難書，所嘗滋味，有言難喻。以前年輕力強，不知糟蹋青春爲何物，濫用透支還不算，假物力自我摧殘，戕害肉體精力更是家常便飯。

如今不過五十，我已兩鬢蒼灰，各部衰退，甚麼都做不了。行騙敲詐念頭於茲滋長，啊！我當了一次「老千」，也是最沒有成就的一個老千，遭遇是這樣的。

三個月前，由於經歷長時間的失業，生活沒有着落，便橫下一顆心，不再理會甚麼道德良心，決計來個空手搵世界。我並自給自己立個原則，就是有撈就撈，厚薄不計。稍有成績或意外走運，便放下屠刀，遠走他方，在一個不知名的小鄉鎮上安下身做點生意，以享餘年。

初出道時，我自然毫無一點經驗的。沒有搭檔，沒有排場，也沒有道具，我苦苦思索，用何方法，向怎樣的對象開刀祭旗。

「皇天不負有心人」，機會來了。我在T城某個飯攤食粥的當兒，一眼瞥見個好生眼熟的老年人。我趨前去做詳細的辨認，結果認出他果然是二十年前C城的故知阿銘伯。

阿銘伯是個善良的小生意人，和藹熱誠不減當年。他

見了我，驚喜得讓笑花開在整個皺臉上。關切地問：

「峇志，現在幹甚麼頭路來着？賺錢嗎？」

「唉——」我長嘆，強露笑容說：「這年頭，賺錢不是時候了，搵食搵食罷了。銘伯你呢？」

「我也一樣，唉，行情壞壞，做什麼都困難。」他看番手上提着的菜蔬及一些魚肉，遂說：「我們久未晤面了，不如就到我家去叙叙，反正路不遠，只四條石而已。」

我同意後便隨他搭了兩毛錢的巴士，朝第一個征途奔去。

車輛在彎曲，顛簸的膠園路上緩馳着。熱情的銘伯精神矍鑠，滔滔不絕地談起他的過去和現在。也提起和我父親的交情。他告訴我，他們的黃家和李家在內地鄉下是極其融洽的一對家族，他還惋惜他的一個大女兒未能嫁做李家婦，否則現在彼此都是一家人了。

我現在已經是個看眼前吃飯的現實人了，溫情不能當飯食，我清楚瞭解此點。聽他談了許多往事，我幾乎動情起來，幸而先前的決心令我「理智」清醒，我不再對友誼感情發生興趣。我讓他的冗長絮聒成為耳邊風，只對他的目前環境深表關注。

當他談到目前家庭的成員以及生意問題時，巴士已抵達S村，他所居住的地方。

路旁老樹下的一間「亞答」咖啡室，門口擺了不少日用品。屋前還有一個攤檔，擺賣着瓜果青菜之類的東西。這裏便是他謀生的場所。從出進的顧客看來，阿銘伯的生意只說得上個「淡」字。

我的出現雖未驚動整個黃家，但至少已被款為貴賓。幼一輩對我不甚了了，但都在父命下稱我為叔叔。茶水

過後，厨房似乎忙碌起來，原來他們不動聲色，宰起雞鴨來了。

銘伯和我聊一陣子，便招呼那個當教員的長子過來一塊坐談。黃老太交代媳婦幾項工作後，也湊過來聽聽我的遭遇，近況。

我告訴他們，自己現住居鑾附近一個園坵裏，工作是英人經理司機，待遇不差。經理爲人和藹，毫無架子，十年來出進與共，情同摯友，絕沒把自己當作下人般看待。者番是趁經理陪夫人到外地歡慶銀婚，自己也趁機請假出來訪友。再過幾天，就得離開，回返崗位了。

談起園坵，他阿銘伯似乎激起了某種感觸，他說：

「十五年前，我們居住的那個園口，如有你這樣個經理來打理，我們早就發達，賺大鏹了。」

「銘伯此話怎講？」我故作關切，追問道。

「那當子是黑區，我們經營着一間雜貨店的。因生意好，別家眼紅，故意串通顧客做手脚，以人證物證俱備爲由，向經理申訴，結果在『售價高』，『吃秤頭』的罪名之下，被敕令關閉了……」追述至此，他臉上有無限惋惜的神情流露着。

大家沉默一陣子，一個主意陡地閃現腦海，我掌握到了一些先決條件，也即刻體會到「老千」這行是怎麼一回事。排場、道具、搭檔……需要嗎？我暗笑自己先前的幼稚、愚蠢。

「阿銘伯，」我趁虛而入：「你不提這些，我倒忘了告訴你一件事。你看，事有多巧，敝地那個園口一個月以前也有間雜貨店兼『甘丁』的，因衛生問題被令停業，真是可惜。」

「那確是太巧了——」那個叫木傑的長子，眼色有疑之色，但還是以溫文有禮的態度說：「那也是生意極好的一家商店吧。」

「怎樣了？目前有人接手了嗎？」阿銘伯大感興趣地問。

「就是沒有……………」我吁一口氣，繼續分析：「那內情我知之最詳，是由兩家人合夥經營的，因為生意太，利益上起了衝突，大家便明爭暗鬥地耍手法，致內鬨起，衛生工作無人要理，村民大為不滿便要求經理換人經營……………」接着我向他們吹噓生意（獨家生意）是如何法。並從地理，環境，人和方面着手分析，賺錢是絕無間者。

「既然如此，那志叔怎不——」

「噢，是的是的。木傑的話我明白——」我打斷他的話接口說：「許多人前去申請，要求，都無法得到。究原因是園坵放出的條件極苛，非按金兩千元及遵照條例營者都無期得到做生意機會。——而我嗎？雖然佔盡天地利，人和，但那來資金，那來人手去做呢，何況經理必會讓我走……………」

「是這樣的——」阿銘伯陷入沉思的領域中。

話兒到處，我故意將別種話題引進來。以避嫌疑，這，南北東西，無不概括，大家也談得很投機，談得很融，宛如老鄉叙舊，漸漸不分彼此了。

吃過晚飯，阿銘伯夫婦及家人苦苦挽留，要我住上幾才走，而我只得編造幾句搪塞他們，我說：

「銘伯，你們的盛情我這裡也心領了。這幾天我尚有人瑣事等着辦理，有空便進來看你們，這樣，不是更妥

當呀？」

一連兩天，我都以熟客身份在黃家出現。

彼此間的感情顯然是有增無減。

有一回我居然在那兒渡宿一宵。那夜我睡的是帆布牀。黃老太恐我禁不住村居苦寒，還在上邊鋪上一層厚被褥，另點一柱蚊香。

阿銘伯爲我斟上一點陳年老酒，說是吃了好睡。

他們的長子告訴我晚間出外如廁的所在，說是省却急時的摸撞。

殷殷的垂詢，熱誠的關照，真使我有「夜裡不知身是客」的感覺。而那夜我却在安排釣餌，準備按照擬定的計劃去行事的呵。

第二道雞啼後，我正在甜睡中，被橐橐的脚步聲和輕微的動作聲吵醒了。原來阿銘伯在爐邊起火，準備清早的生意。

他似乎覺察到我的醒轉，便挨過來將聲調放低，說：「峇志，關於那間店……不如就由我來做，你看怎樣？」

「銘伯想到那裡去了！你不是好端端地在做着生意嗎？」我故作驚奇地問。

「這裡是這裡，你知道我們人口多，分一批去做是可以的，何況，那是個好機會……」

「行是行，但不知有沒有把握。」我裝着認真地說。

「那還不簡單？憑你與經理的關係——」他提醒我。

「是的是的！」我順水推舟，再加上一些意見：「經理方面不困難，主要是他嗜杯中物，我們只要獻上份量足夠的美酒，談話就更方便的。」

「應該應該，那是應該的，就這樣吧峇志，」他性急地說：「明兒我就將買酒錢交給你，你儘早去辦妥這件事如何？」

性格率直，急躁的人如阿銘伯，在這步步陷阱的社會上，處境是怎樣的危險呵！我爲他感覺到這點，雖說是犯了當「老千」的大忌，但天良未泯才是我的真正致命傷。

眼看垂手可得的錢財處心積慮期待的美景即將出現，無論如何，我得重整支離破碎的決心，讓一切進行下去，於是我說：

「銘伯，事有眉目了就得交定金，不知你……」

「你是說錢？這個我可以設法——」阿銘伯看房門一眼，將聲調放得較前更低說：「峇志，我和你爹數十年老朋友了，和你也不當外人，我就告訴你吧。我身邊有幾百元現款，如天多隆讓事情有着落，另幾百元是容易湊足的。伯母有好幾百元的金器，當了做事也成。問題就在按金和生意本錢……」

「按金可以說服經理免交，說是由我擔保，諒他不致于不給面子。」我說。

他望望爐火，突然興奮地說：「噢，資金也有辦法了。我那老二省吃儉用，在銀行頗存一些。他肯提出的話事情就好辦了。……」

「這是較後的步驟，我想先解決剛才所說的比較重要，你以爲如何？」

他點點頭，他回房去了。我料定他是去騷擾老伴，談論事情的進行辦法。

第二天清早，整個黃家都很關注這件事，大家議論紛紛，結果贊成的佔多，老二沒意見，老大木傑却獨持異議

。他僅是不贊成，但在我面前，他不說明反對的理由。

我匆匆交代阿銘伯幾句，便推說有事先行離去，我答應他們過幾天，也就是經理渡假回來之後，把商談後的結果儘早通知。

臨行，黃老太匆匆趕來，塞了兩張紅鈔給我說：

「瞧，我們人老了多糊塗，你上下車費，喝茶也花了不少，這些是給你隨便花用的，千萬不要嫌少呵……」

幾天後，我在另一個角落中苦苦思索，不知去不去S村領取那筆現成的款項。

我一夜無眠。

人情的溫暖把我將近泯滅的良心喚醒。

村裡的一幕幕不算，四十年前的一幕情景可無法叫我忘懷。那當子自己只有十歲，在逃難的日子中，父母將我和幾個弟兄交託黃家暫時照拂，而善良的黃老太，待我們這一群如自己的，愛護有加……如今……

如今我就用這樣的伎倆作為奉報？

我是人嗎？

雖然我還未將他們的錢財騙取到手，但這樣的行徑，這樣的意圖是可以寬恕的嗎？

啊！老千，我已做了一次老千，我能再做下去嗎？

後記

時至今日，我仍然堅持一貫的看法，就是寫文章必須看作是生活的一部份，文藝作品必須含有時代氣息，為時代服務。文章千古事，它是要負責任的。我從來就不迷信什麼流派的論調，也從不在這問題上傷神。其實，寫作手法，各人風格原就迥異。甚麼寫實、唯美、意識、存在、現代等萬變不離其宗，只要言之有物，立意正確，不起荼毒損害作用，都是能立得住腳的東西，它也同時是可以向讀者、時代交代的。

因此，堅持己見損貶他人固為不當，在基礎能力上為自己的薄弱而神傷，而消極亦屬不該。七十年代的今天，當我們驚訝於馬來兄弟文藝界的絢爛與飛躍光景的同時，我們深感有加速步伐，在還是看得見起步點的途程中急下功夫的必要。馬來文學五十年代作家行列中的克里斯瑪士（KERIS MAS）馬蘇利 S.N.（MASURI S.N.）及東革華蘭（TONGKAT WARRANT）等，前兩位創作期甚至可追溯至四十年代。他們至今尚是健壯，精神矍鑠地同新生代並肩努力，為一個理想一個目標揮汗耕耘。他們是芥子，在適度氣溫的沃壤中，真算不清有多少棵新的芥子被引冒出來。沙儂阿末（SHANON AHMAD）拉迪夫（LATIF），莎米爾曼惹（SALMI MANJA）等等成績卓著之作家詩人都是五十年代行列以後之姣姣者。我們希望華裔作家行列中，也能有更多韋暈、苗秀以外的接班新秀。

我剛才說過，為自己心力不逮而感傷是無必要，但過份自卑，不勇於嘗試尤要不得。在時代激流中，不趁青春

還在的時候多搖幾回櫓，將來被冲到遙遠後邊去的命運是毋待著龜的。

因為沒有悲秋的雅興，又不願自卑，只是的而確地想為文藝界盡點力，所以我出版「魔沼」。這是一個開始，也是一個奮鬥的持續。我冀望能有所予，也冀望能有所獲。但盼它不會只是理想，也不會是不能兌現的諾言。

這裡，我須感謝人和出版社給予此書出版的機會，也感謝孟沙、傑倫鍾夏田等兄給拙作大力的幫忙。內子在我讀書研究、及窘困的日子中的煞費苦心，亦當深銘並敬的。還有慈母仙逝比及週年，無以為報，就以此書奉獻給她吧！



端木虹

識于馬六甲

七六，一，一日



出版： 人和文化出版社
Salam Publishers
(22, Jln. Mawar, Setapak, K.L.)

承印： 人和印務有限公司
Salam Press Sdn. Bhd.
22 & 28, Jalan Mawar, Setapak,
Kuala Lumpur. 14-11

定價： \$1-80 (一九七五年十二月)